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冰心

 **BOOK**
网络资源 学校专集

楔子

她，总是远远看着他。

暗恋他多年了，这件事人人知道，唯独他例外。

但他却突然结婚了，她还未来得及向他告白便只得死心。

大学未毕业，她选择出国继续完成学业，离开这个曾经让她欢喜，如今只惹得她思愁满堆的土地。

而他，大概始终不知道有她这个人的存在。

闻人胤.....希望再踏上这一片家土时，她已经忘掉他。

第一章

选择在这又冷又湿的季节回来，只能说是自找麻烦。

下飞机时已经十点多了，冷凄的夜，还飘着丝丝细雨。刚回台湾哩，她就冷到连心都凉了。

离开有多久了？五年多一点吧。

五年多来，这是她第一次回国。

说出来连高挂天边的月娘都会笑她傻，只为了一个连谈恋爱的边都沾不上的男人，她远飞异国。

这几年在国外，身边不乏优秀的追求者，却一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闯入她心湖。

她推着行李走入入境大厅。

回来没有通知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人会来接她，这正是她希望的，当初是一个人悄悄地离开，现在她希望一个人静静地回去。

她忘记他了吗？由于回来是迫不得已，这个问题，她不去想了。

高家晔走出机场的大门，她高姚美艳，在疾步中一头长发飘扬，眼神中充满了自信。

再加上黑灰中性的长裤套装、一件长风衣，自然引来不少男女倾慕的目光，而她本人，习以为常也似无所觉。

她走向出租车招呼站，刚好有一辆出租车停靠在前面，她加快了步伐，推着满载的行李车就准备搭这辆出租车，

“啊！”她的右肩被人从后头侧撞了一下，手推的行李车一个歪斜，费一番时间才堆上去的行李瞬间倾倒于地上。

“抱歉。”低沉的嗓音匆匆扔下一句，高大的身形便如旋风一般闪过。

莫名被人擦撞了一下，高家晔的心情已经够不爽，眼看着整车的行李掉了一地，而那个越过她的男人，居然只丢下一句听不到一丝诚意的“抱歉”就打算了事！

怒气火速的冲上来，高家晔抬起冷辣的目光，开始灼烧的视线又让她看到那个西装笔挺、衣冠楚楚、扔下她和满地行李的男人，他居然还要坐上

她的出租车！

怒气冲天的她很快拉高衣袖，以一副打架的姿势迅速上前扯住正要钻入车内的衣冠匪类！

气得几乎脑充血的她已经忘记自己回到台湾了，还用英文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撞了人、抢我的出租车就想溜？你别以为女人都是好欺负的！马上把我的行李捡起来！”

“我不是已经道歉？”那背对着她的人，低沉而不耐烦的吐出一口好听的英文，似乎也没“给她脸看”的打算。

“我杀了你再道歉能不能了事？你是不能见人啊！我最讨厌人家背对着我说话，你哪一国的，懂不懂礼貌啊！”高家晔紧紧从背后扯着他的肩头，这个家伙居然还一副傲世的态度，连转个身都好象会辱没了他高贵身分似的，气得她更不能忍受。

当她理直气壮、口齿伶俐、强悍的对付这个冒失鬼时，就像往常对付一群登徒子、一票色狼一样；就在她对着这个高大的男人扔下一串不客气的话，在他站直身子转过身时，她的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高大的男人有一双近乎黑色的深蓝色瞳眸，他的眼神深而冰冷，短薄的头发发色是东方特有的神秘色彩，肤色却微偏西方的白；他有着高挺的鼻梁，他的唇形状很好看，脸部轮廓清晰，完整的组合成一张特别俊帅迷人的脸孔。

高家晔轻易且讶异的发现——是他！

居然是……闻人胤！

她在国外待了五年，为的就是要把他遗忘，好死不死回国后第一个遇见的人竟就是他！

高家晔不敢置信的、吃惊的睁大了眼眸，她愣愣在那儿，直直地看着他。他没有改变太多，还是那么帅、还是那么冷，还是集众人目光于一身，全身充满令人无法忽视的魅力和气势。

刹那间，她发现了，她出国这五年来的努力都完全白费！

顷刻间，她不知道自己出国是干什么去了……他，经过五年岁月洗礼，多添了一股成熟的男人味道；而她，觉得自己好象个白痴。

“东方人？不简单，东方女人的含蓄和端庄国际驰名，而你……还真令我大开眼界了。”闻人胤盯住这个美艳的女人。瞧她把英文说得很好，是华裔？也因此他也是使用英文。刚才他赶时间倒没发现，她长得很美，可惜凶了点。

他的嘴角噙着嘲弄，睇视她的目光毫不掩饰讥讽。

天啊！暗恋他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跟他说话，她居然就给他那么差的印象。

高家晔紧蹙眉心，换了国语开口，“是你……推撞了人，又跟我抢出租车……”方才的强悍这时候不见一丝，气势也莫名的弱下去，而高家晔在说了一半的话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她突然怔住。

笨蛋！她在想什么？他都已经结婚那么多年，生三个孩子都没问题了，她居然还……她对自己气恼地重新抬起冷厉的目光。

“台湾男人的脸才真是被你丢光了！跟一个弱质女子抢车，甚至不择手段，你还期待别人给你好脸色？”她很勉强的睇上一个“又不是白痴”的眼色，而心里早已经小鹿乱撞，混乱成一团了。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么巧碰上他？为什么他不撞别人撞上她？为什么

她不是被别人撞，却偏是被他撞上？为什么他们不早一点或晚一点碰面，却偏选在这个时候？在他还没结婚以前，这样的巧遇也许是机会，而现在既然已经不可能有结果，如果一定得有这一次巧遇，为什么不能再晚一点？再晚一点，等她心里真正抹去他……那也许她不会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闻人胤并没有忽略她用了“台湾男人”的字眼和改用中文，但他仅是以一记冷眼回视。

“弱质女子？”他挑眉斜睨她，用眼神毫不客气的上下打量，然后嘴角扬起一抹冷笑，光朝着她递以一个不屑兼嘲讽的质疑表情，就轻轻松松推翻了她一连串的谩骂，仿佛他连出口反唇相稽都嫌她不够格似的。

高家晔却在他的睇视下，脸上无端地热烫起来，心里想的全是——这还是多年来他第一次“正视”她。

混帐！她怎么可以想这些？她不禁开始对自己磨牙切齿。

“你去把我的行李捡起来！”她看也不看的指向身后散落一地的行李，必须用瞪视他才能掩藏住怦怦的心跳，必须用冷厉的言词方能掩饰慌乱、羞涩的心情，她不愿在多年后的今天，才让他发现，她是高中时代那群仰慕他的小学妹之一，甚至追着他上同一所大学，却眼看着他和别人结婚，才悔恨自己来不及告白。

天！他的冷嘲甚至不影响她爱慕的心情，她甚至连他不屑的表情都可以轻易原谅并且忽略，就因为他是她没有开始的初恋和仍然心属的唯一。

“总裁！”刘少奇停车后，急忙跑过来，“总裁，对不起，我来迟了。”

高家晔狐疑地看着这个长相还不错的年轻人脸上充满着歉意，还对闻人胤一再鞠躬。

总裁？闻人胤已经当了总裁？对了，记得他娶的好象是某企业老板的独生女。

闻人胤面无表情，简短丢了一句，“下次注意点。”说完他便走往那辆黑色奔驰。

“是的。”刘少奇瞥一眼旁边独特而美艳的女子，因不知道她是否是老板的朋友，是否也一起上车，因而他的态度有所迟疑。

闻人胤漠视了她，就像过去他的生命中不曾有她的存在一样，现在也视她连个过客都不是……高家晔垂下眼睑，不由自主让神情掠过一丝悲寂般的凄凉，而当她意识到自己竟如此善感起来，不自在的神色立刻一僵，很快的抹去脸上那丝令自己羞耻的情绪，转而咬牙抬起眼睑瞪视他的背。

如果不把他当作闻人胤，如果当他只是一个撞落她的行李却视而不见的陌生人……对！高家晔昂起下巴，快步走上前去挡住奔驰的车门。

她和他面对面了，她告诉自己，他只是一个莽撞无礼的陌生人，而以她的个性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做什么？”闻人胤比高家晔高出许多。睇视她时仅拿眼尾斜扫，还是那一副傲然的态度。

高家晔指向地上一堆行李，坚决而坚定的说：“捡起来！”

闻人胤停在她脸上的目光超过三秒钟，在若有所思一阵后，他的视线突然转向他的司机，用眼神指示了一下。

刘少奇点了下头，很快的帮高家晔把地上的行李搬上后车厢。

“上车吧，我送你。”闻人胤不疾不徐地开口，完全是以一副施舍的口吻

在对人说话。

高家晔对他这样突如其来的话，一下子反而不知所措。

他要送她？

她愣住了，喜忧参半，心情慌乱、心跳加快，早已把“他只是陌生人”的默念抛到九霄云外。

可以搭他的车，可以坐在他身边，这是她多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不对！她又忘了，忘了他早已经是有人之夫。

“不用了！”高家晔的语气有些冲，却是对自己生气的结果。她转向那位年轻人，“不用搬了。”

刘少奇一时不知道该听谁的，两手还提着旅行箱，他只好看向他的老板，等候他的指示。

闻人胤继续睇着这个女人，他喜欢挑战，喜欢看人措手不及，喜欢享受最后的胜利，却不习惯被命令、被拒绝。

他双臂环胸，扬起一边嘴角，语气依然是嘲讽的调调，“不敢搭啊，刚才的气焰上哪儿去了？”

他那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情，又惹起高家晔的火气，她是被人一激就会忘了祖宗八代的典型。

“谁不敢搭！我是不屑搭你的车！”她恼火的反驳。

“哦……”是吗？闻人胤质疑兼轻蔑的眼眸淡扫过她，并且对着她扬起一抹冷笑。

高家晔咬牙切齿的瞪视他，冲动的说：“搭就搭！你最好别后悔！”

她自己拉开车门、上车，动作是一气呵成，心里也有一丝报复的痛快，等他知道她的目的地，看他怎么收拾结局！

刘少奇很快的继续把行李塞满后车厢。

闻人胤也上车，像故意似的紧靠着高家晔而坐。

高家晔几乎是立即屏气，眼角缓缓地瞪向他，他似无所觉，看也不看她一眼就闭起眼睛养神。

怕是自己多心，高家晔只好认命的往车窗旁挪移，拉开距离。她当然没有看见闻人胤嘴角勾起的那抹胜利。

刘少奇回到车上，恭敬问道：“总裁，要先送这位小姐回去吗？”

高家晔看向闻人胤，他没有睁开眼睛，却下了指示，“不错。你住哪里？”后面这句话，他当然是问高家晔。

高家晔扬起嘴角，似有些得意的宣布，“南投。”

从机场到她家，不远，快的话两、三个小时车程，所以方才她说，他最好别后悔。

本来她是打算先找一家饭店休息，明天再回老家，不过现在，她改变主意了，有人当冤大头，她当然乐得成全。

刘少奇吃惊的表情不难看见。

而闻人胤如她所愿的，张开那双深蓝色的眼眸，并且缓缓睇向她。

高家晔对他展露迷人的微笑，脸上彷彿写着“是你要我上车的”，就带着这一份挑衅，等着看他发作。

闻人胤却一言不发的睇向司机，冷冷地丢下一句，“开车！”说完，他又闭上眼。

“是！”刘少奇赶紧转头回去抓住方向盘，发动车子。

高家晔侧头狐疑地瞅住闻人胤。

不会吧？他……真的要送她回南投？哼。随便他啰！

她转回头，也闭起眼睛找周公去。但她心里却掩不住一丝后悔的情绪，无法对自己否认的是，五年多的时间并没有改变些许，她的心理始终存在着他……只有他。

闭目养神的闻人胤面无表情，只是嘴角不再有胜利的痕迹。

一路上，闻人胤不曾再开口说话，直到了南投，直到司机帮她把行李搬下车，直到车子开走，高家晔才回过神。她忘了道谢，她其实应该对闻人胤说一句谢谢，但因为是他，所以她忘了。

对闻人胤来说，这只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他很快就会遗忘，但是她，她知道今天将成为她的人生中最深刻的回忆，她会不停的想起的。

高家晔一直盯着黑色奔驰，直到它消失在漆黑道路彼端。当她回神转头时，屋里的灯已经亮了，她看见母亲披着厚棉的睡袍开了大门走出来。

都凌晨一、两点了。

“妈，我回来了！”看见母亲那张熟悉的脸孔，高家晔才有回家的感觉，才真正从梦境中回到现实。对她来说，闻人胤始终像一场梦，一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家晔？”朱嫚十七岁就生了高家晔，已四十多岁的她，看起来好象还不到四十，依然显得那么年轻而美丽。

高家晔的父亲在她十岁那年就过世了，她的父母是恋爱结婚，婚后也相当恩爱。所以，直到十七年后的今天，朱嫚仍为丈夫守寡，丝毫没有再婚的意愿。

“吵醒你了吧？我还是应该明天早上回来的。”高家晔搬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进入院子，再拖进屋里。

朱嫚看着女儿进进出出，心情仍处在惊讶当中，若不是感觉得到冷风飕飕，在这样的深夜里，她会以为自己在作梦。

高家晔像她的父亲，身高有一百七，脸型略长，相当有个性、也相当美，她的父亲是很英俊的。朱嫚才一百六十公分高，鹅蛋脸，大眼睛，短头发。高家晔的眼睛像母亲，很大很有神，但多了一份凌厉的距离感。

离开五年多的女儿，突然在半夜回来了，怎不令朱嫚大吃一惊。

“家晔，真的是你？”朱嫚还是相当怀疑，看女儿还在那儿拖行李，并没有在她一眨眼后就消失。

高家晔的行李相当多，她几乎把在美国的家当全搬回来了。她拖着一口装满书籍相当重的旅行箱，停下来看着母亲。

“妈，你要不要帮忙？外面这么冷，不适合聊天吧？”她并不想跟母亲演什么久别重逢的烂戏码，反正一年通十多次电话，也够了。

果真是她的女儿回来，朱嫚这时候才扬起嘴角，开始帮忙女儿提行李，边说：“要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可以找隔壁的大峻去机场接你。”

“大峻住在这里吗？”蒋家竣跟她同年，以前两人感情满好的，高中、大学也一起在台北念书。

“他大学毕业后就回来了，在附近开了家补习班，也常常来问你的消息呢。这里面装什么？那么重。”朱嫚把一口黑色皮箱拖进客厅。

“专业书。”高家晔学的是室内设计，在美国也工作了几年，早已经能够

独当一面了。

“对了，你在美国不是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几乎把所有的行李都搬好了，朱嫚也热得把睡袍脱掉了。

高家晔仰靠着沙发背，喘口气，她会辞掉工作回来，其实是有原因的，但她不想说。

“反正早晚都应该回来。”台湾毕竟是她的家。

朱嫚看女儿一眼，她从来就不认为女儿应该留在她身边直到嫁人，她希望家晔独立自主，人生是自己的，该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她是这么教女儿的，家晔也从来不让她失望。

她不认为女儿这一次回来是为了顾及她这个母亲，家晔晓得她最讨厌成为别人的藉口或者束缚，即使是自己的女儿。

“我看一定有什么原因。”朱嫚说这话并不是要女儿给她答案，纯粹是说出自己的看法罢了。她坐到女儿身边，“刚才是谁送你回来的？我在楼上看到是一辆很高级的宾士。”对这，她倒比较好奇。

高家晔转头看向母亲，突然眯起眼睛，“怎么才五年多不见，你就有白头发了？”

“废话！都四十多了。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个性一点都没改。”朱嫚摇摇头，对她这个女儿，她是再了解不过了。

“你怎么还是一样精明？”高家晔皱起眉头，倒不否认在这一方面其实母女俩还满像的。她迟疑了一下，除了在美国这五年多外，过去她的任何一件芝麻绿豆事母亲都知道，当然这一半得归功于隔壁那位饶舌的蒋家竣。“说出来你会吓一跳。”

“除非你搭总统的便车，否则我想没有其它人值得我惊讶了。”朱嫚对女儿的说法嗤之以鼻，站起来去帮她倒一杯水。

“闻人胤。”高家晔丝毫不拖泥带水的说，等着看母亲的表情。

没有让高家晔失望，朱嫚一转身差点把杯子滑落，还好高家晔接得够快。

她扬起嘴角调侃了一句，“台湾总统现在是他当了吗？”

“家晔，这一点也不好笑。”朱嫚可是知道女儿是为什么出国的，只要想到那个青年让她五年来见不到女儿一面，她就一点也笑不出来。她盯着女儿，“你说真的？”

高家晔敛起笑容，放下了杯子，懒懒地答了一句，“是啊。”

“他怎么会送你回来？”朱嫚意味深长的口气，包含着地想知道他们如何“在一起”的前因后果。

高家晔却伸一个懒腰，“妈，这么晚了，我们该睡觉了吧？”

“你在飞机上还睡得不够吗？少跟我打马虎眼，快说！”朱嫚拍一下女儿的大腿，她这时候哪还睡得着。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高家晔仰躺在椅背上，手臂置于扶手，眼睛盯着天花板，可见她想说的意愿并不高。

“你不说怎么知道？”朱嫚始终盯住女儿，非要她给一个交代不可。

高家晔懒洋洋地睇向母亲，看她的坚持，她只好开口，“他在机场撞倒我的行李，然后送我回来。”

然后呢？

朱嫚本来还等着，却看女儿已经坐在那儿跟她眼对眼。

“就这样？”两句话就交代完，朱嫫的狐疑可以想见。

“就这样。”高家晔给她一个“就说你不会相信了”的眼神。

“你是说……你们在机场巧遇，而他——并不知道你……是谁？”朱嫫边想着该如何措词边问，是不想令女儿太难堪。

“妈，你女儿可不是什么大人物。”高家晔故意曲解母亲的意思，当然清楚母亲要知道的是，闻人胤是否知道了她的“恋史”——单恋历史。

朱嫫皱起眉头，“什么人不遇，那么巧就遇上他？你真的没骗我？”

“妈，”高家晔翻起白眼，“所以我懒得说。”

“你不能怪我不信，从机场到这里几个小时耶，他专程送你回来……你可别告诉我他刚好来南投度假，再有这样的巧合，打死我也不信。”朱嫫双臂环胸，她担心的是对方对她女儿的企图。

是别人送倒也罢了，反正她强悍的女儿可以应付，但偏偏是闻人胤，那个只消站在远远一端就足以让她的女儿魂萦梦牵的男孩……她不觉忧心起来。

“我也没这么说。”高家晔降低音量，只因为连她自己都怀疑闻人胤的动机，难道真是为了跟她赌一口气？她知道他那个人不服输，单恋他那么多年，这一点是她起码的了解，但如果他真是只为了这个原因，那么不曾和他正面接触过，果然还是无法真正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男人。

“家晔，他会不会想追你？”朱嫫揪着女儿突然说。

高家晔立刻涨红脸，如果闻人胤真有这种企图还不会教她如此难堪，问题是人家连她姓啥名啥都懒于发问，何况……

“妈，你知道他早已经结婚了，还问这种蠢问题。”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当然捧场，但是她就连想都不敢想这种事。

“可是他……”朱嫫顿了一下，考虑是否该把闻人胤早就离婚的事说出来，先不管杂志上那些蜚短流长的真实性如何，他如果会对家晔认真，早十年前就该注意到家晔的存在了，更何况那青年现在已经是大企业家，以他如今连名媛小姐都趋之若惊的身分地位，他如果看上了家晔，结果未必会好，家晔还是离他远一点。于是朱嫫转口，“他毕竟是男人，哪个男人不偷腥。”

“爸爸也是？”高家晔睇向母亲，扬起嘴角，调侃的问道。

朱嫫白她一眼，“你爸爸例外。他真的不是想追你？”

高家晔瞪起眼睛。怪哉，母亲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穷追猛打了？

“当然不是！拜托，他根本连我的名字都没问过。”她希望她的语气听不出老羞成怒的成分，否则即使面对的是母亲，她也觉得无地自容。

听女儿这么理直气壮的否认，朱嫫松口气，基于一份保护女儿的心理，她不希望女儿和她不熟悉的闻人胤扯上关系。

高家晔站起身，她已经不想再谈闻人胤，可以的话，她只想把他掷出脑海，把他抛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去想。

“妈，睡觉了。行李我先放楼下，明天再整理。”她摆摆手，把脱下的长风衣勾在肩上，往楼上走去。

朱嫫还有很多话想问女儿，但她不急于这一时，人都回来了，时间很多的，明天再说吧。

二月底，在二十四节气里，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天气还是冷，尤其夜晚与早晨。

晓阳初升，高家晔便起床了。仅仅是一次“交谈”，一整个晚上，她的眼里、脑海、心底全是闻人胤的影子、他的声音、他的举止、他的眼神。这也再一次证明，她逃离国外的行为十足像个傻瓜！

一大早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她开始在院子里拔一些杂草。

这个房子是三层楼，和隔壁的蒋家紧邻，当时是一起盖的，两家都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所以庭院比较宽，两家中间的分界种了一排矮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只有腰部那么高，还留了一道便于往来的小口，这也说明了两家的交情很好。

听见隔壁的开门声，蹲在矮树旁拔草的高家晔引颈观望，刚好看见一个穿著很休闲，皮肤黝黑、高大而结实的男人走出来。

“嗨，大竣。”她依然蹲着，隔着一排矮树露了半个头，朝他招手。

蒋家竣奇怪一大早谁叫他？循声一看。

“家晔？”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面露惊喜，立刻跑过来，隔着矮树低头看清楚蹲在地上的女人，“我不是在作梦吧？”

高家晔淡笑了一下，她丢掉手上的杂草，拍了拍手站起来，蒋家竣只比她高了一点。

“好久不见。听说你开了补习班，混得不错嘛。”

闻人胤就高多了，昨天她穿有跟的鞋子都比他矮了一截，她想他起码有一百八十二公分。

“还好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通知我？”蒋家竣很兴奋地看着她，她没什么改变，但瘦了一点，看起来更成熟、更有智能，以前削薄的短发发现在也留长了，看起来很有女人味、更动人。

“昨天深夜。大竣，你好象没怎么变嘛，除了晒得黑了一点。”高家晔看看他，是否因为年龄的关系，闻人胤倒成熟得更多。

闻人胤大她两岁，今年二十九了……

“还是一样这么帅？”他幽默地摆了一个英俊的姿势。

高家晔上下再看他一遍，勉为其难给了他一句，“还能见人。”

蒋家竣立刻往她左肩捶去，但被高家晔俐落的闪过了，她扬起嘴角，“再练十年吧你！”

“死丫头！”蒋家竣白她一眼，渐渐地也扬起嘴角笑开来，他用手指弹了一下她飘扬的长发，“你以前不是很讨厌留长？”

高家晔皱一下眉头，“没时间剪。”短头发必须经常修剪，在美国，她哪有那个时间，索性随它去长。“你现在要去哪里？”

“跑步。想不想比一场？”

高家晔看看他的穿著，再看看自己的牛仔裤、短毛衣加拖鞋……也许跑一跑，可以让她的脑袋清醒一点，别再老是被闻人胤勾去心思，胡里胡涂的一再去想他。

“我去换衣服，等我两分钟。”说完，她转身跑进客厅。

“没问题。”蒋家竣笑着说。看着合上的门，他又幽幽地吐出一句，“五年都等了，两分钟算什么。”

高家晔大概不知道，她这几年在国外的点点滴滴，蒋家竣一直都透过朱嫂在关心着。

第二章

隼鹰集团是刚崛起不久的企业，却在闻人胤的带领下，短短数年就挤进国内十大集团之一，真可谓为奇迹。

对于身为总裁的闻人胤，外界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听说他是名孤儿，在孤儿院待了十多年，但是否属实，并没有人得到印证，只知道他大学毕业就和苏氏食品的老板的独生女结婚，并且很快成为苏氏食品的董事长。

没多久，苏老板便去世，闻人胤正式接掌苏氏食品，他非但在短时间内将公司业绩升展到最高峰，另外还投资、收购许多经营不善的公司，成立现在的隼鹰集团，成功开辟出自己的事业。然而在集团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和苏真离婚了，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所以有人说，他和苏真结婚，目的只是在苏氏食品，虽然隼鹰集团是他一手成立，也的确是因为他个人的智能和不凡的领导能力，才能成就今天的局面，但不能否认，他娶了富家女，的确能少奋斗三十年。

这座三十六层的商业大楼，完全属于隼鹰集团所有。三十六楼是总裁办公室，闻人胤指挥天下的地方。

现在，他靠向椅背，丢下了笔，隔着气派的深黑色办公桌，睇向他的前妻。

“你又有什么事？”那语气，说他把苏真当成一个烦人的孩子并不为过。

苏真是位美女，她不是很高，身材却凹凸有致，一头浪漫的披肩鬃发，总是身穿长裙，给人一种温婉可人的印象。

可事实上……

苏真绕过桌子，靠近前夫，用她柔柔的声音开口，“胤啊，我想把郊区那栋房子重新装潢过，你说好不好？”

“那是你的事。”闻人胤挥开她伸过来的手。

苏真丝毫不在意的继续脸挂笑容，她噘起性感的唇瓣，娇滴滴地撒娇，“人家的生日快到了耶，胤，你应该表示一下吧，是不是？”

闻人胤瞅着她，似乎是不想继续受她打扰，他才勉为其难的开口，“需要多少？”

苏真立刻灿笑如花，她坐进闻人胤的怀里，纤纤玉手勾住他的颈项，“等我请设计师估算好了再告诉你。胤，你最好了。”

她抱住他猛亲猛吻。她就知道他不会拒绝。

闻人胤皱起眉头，擦掉脸上一层淡粉色的口红，“我们已经离婚了吧？”

“朋友的吻嘛，有什么关系。”苏真依然开心地笑着。

苏真其实很活泼、开朗，而且是相当慧黠聪敏的女子，她本身经营了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可惜她的聪明并不能够和精明能干画上等号，生意是赔钱居多。

“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闻人胤把她从腿上推开，继续看着文件。

苏真却还没有打算离开呢。“胤，你知道我这一次为什么要整修房子

吗？”

闻人胤充耳不闻，苏真却兴奋的继续说她的。

“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位设计师吗？我好喜欢她设计的房子哦，我好不容易才请到她呢。”

去年她到美国度假，一个朋友带她去看刚买的别墅，她一眼就喜欢上那房子的室内设计，并且积极、主动去认识那位设计师。

“很好。你可以走了吗？”闻人胤并不感兴趣。

“人家设计师是台湾人哦，还是个女孩子呢，她现在回台湾发展，我是向她第一位预约的客户呢。”苏真靠在桌子边缘，兴致勃勃地说着。

闻人胤索性不理她。

“胤，如果你看过她的作品，我保证你也会很喜欢的。你要不要也整修你的房子？我可以请她给你打个折扣哦。”她弯腰低下头，把美美的脸蛋凑近他的视线，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

闻人胤抬起头，他瞅着苏真审视良久，尽管苏真很若无其事的陪着笑，不过……

他明白了！

闻人胤皱起眉头，“那么多次教训还不够你学乖？”

“啊？你说什么？”心知肚明的苏真还是摆了一脸的无辜和懵懂微笑。

“我告诉过你别再搞投资，你根本不是这块料。”闻人胤睇视她，苏真没有一点经商细胞，却很容易受人的怂恿和诱惑出钱又出力，等到受骗上当了才来找他哭诉。

一向就是如此，她很擅于把她的聪明“发挥”在他身上，却懒于对自己的荷包多用一点心。

“这次不一样，真的，家晔她很有才能的，而且是我自己主动找上她的，其实她根本不需要我帮忙，还一直推辞，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呢。”苏真喜欢那女子，虽然她们才见过一次面，但电话已经联络过无数次了。

“那是欲擒故纵的手段，只有你这种傻瓜才会上当。”闻人胤不耐烦了。

“家晔不是这种人，你别说她坏话！”苏真叉起腰。

闻人胤睇她一眼，“随便你，不过别再来找我善后。”

“我才不会呢！”苏真气愤地朝他扮鬼脸又吐舌头，接着甩门离开。

不到一分钟，门再度打开，苏真又端着一张笑吟吟的脸回来了。

“胤，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

光听她的温言柔语就知道不会有好事，闻人胤看也没看她一眼，继续办他的公事。

苏真也很有默契的继续说她的，“我已经跟家晔说好了要帮她找办公室，反正这层楼只有你一个人也很无聊，而且隔壁的房间——”

“苏真！”闻人胤立刻瞪过去。这女人居然妄想打他地盘的主意。

苏真噘起唇瓣，用撒娇的语调说：“有什么关系嘛，反正那么大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那是我的事。”他冷着脸，谈都没得谈。

“可是，我已经跟家晔说好了，她下午就会搬过来了耶。”苏真无论语气或表情这会儿都装得很无辜。因为知道他不会答应，所以她也用一贯作风，先斩后奏，至于成果……。

闻人胤狠狠地瞪住她，深蓝的眼眸发出令人窒息的光芒。

苏真依然眨着地无邪的大眼。其实他答应与否，并不是她在乎的结果，她也几乎可以预见他百分之百不可能把他的空间让一丁点给他人。那为什么她还要做徒劳无功的事？

因为苏真的目的不在“结果”，而在“过程”。

“回来不到一个礼拜，现在就上台北？”已经在路上，蒋家竣还是忍不住抱怨。

他也知道家晔不可能一直留在南投，但还是难免失望。

高家晔扬起嘴角，看向驾驶人，“大竣，我现在觉得你比较像我妈。”

母亲听到她这么快就上台北，只用一个“哦”就把她打发了，根本连一个舍不得的眼神都懒得施舍，她总是说：“不必顾虑我，自己决定就好。”

朱嫚是内科医生，在家附近开了一间诊所，也是挺忙碌的。高家晔根本不用担心母亲会孤单。

蒋家竣握着方向盘，偷空转头白她一眼，“对你这种人付出……朋友的关怀。真是浪费。”他原本想说的是“付出感情”，但立刻转口。

“你可别指望我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将车窗按下来，她把手肘搁在车窗口，支着下巴，迎面而来的风吹乱了她的长发，她侧头给他一个嘲讽的微笑。

蒋家竣也笑了起来，“说真的，我还真想看你哭一次呢，你到底有没有眼泪啊？”

身为她的青梅竹马，他还真的不曾看她哭过。

“变态。”高家晔白他一眼，不过连她自己都怀疑过，她是不是泪腺不发达，所以从不哭。她不懂为什么女人可以动不动就掉泪，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呢？

“留点口德，好歹你也看在我专程送你上台北的份上，对我温柔一点。”蒋家竣摇摇头，指望猩猩温柔都比她快。

专程……

仅是一个熟悉的字眼，高家晔的思绪一下子又转到那个像梦一场的夜，闻人胤那张冷漠的脸，那双深蓝的眼睛……

她转头，努力把思潮拉回来。

“原来你喜欢温柔的女孩啊，那还不简单，这一次找我合伙的正是一位温婉美女，虽然她离过一次婚，不过配你还算是有点可惜的，让你捡便宜了。”高家晔将车窗升上，不再看向容易让她分心的窗外。

“鸡婆。”蒋家竣倒不担心她真会帮他拉红线，她这个人对这种琐事没那么热心，大概是随口说说而已。“你要找合伙人怎么不找我？”

“我本来也没有这个打算，是她一直缠着我合作，我看她可怜才答应她。”高家晔半真半玩笑地说。但也的确是因为苏真说的一些境遇让她同情，让她不忍心拒绝。

“可怜？怎么说？”

“听她说，她的前夫是为了她父亲的公司才和她结婚，后来利用公司的资金开展自己的事业后就和她离婚了，而公司到现在还是在前夫的控制之下。像这么无情无义的男人，就别让我遇上了，否则我揍到他鼻青脸肿。”高家晔说得咬牙切齿，她最不齿欺负弱女子的烂东西。

“那还真不幸。”奇怪，他怎么觉得情节听起来挺熟悉？

“大竣，你知不知道怎么走？”她把苏真给她的地址拿给他。五年多的

时间，台北还是有改变。

“当然，这在商业地段。你这个合伙人真不简单，听说这附近的房子贵得要命，租金也很吓人。不过，在三十六楼，会不会太高了？”他停红灯。

“看看再说，不适合再找。”

虽然苏真说过，钱对她来说不是大问题，不过高家晔还是有她的预算，既然说是合作，她当然不打算完全让苏真出钱。尽管苏真对自己的才华有信心，但任何一行都难免有风险，她不想若有万一，却只让苏真一人承担。

“那你实在不应该把家当全搬上来，不适合的话怎么办？”

“她说先付了一个月租金等我土来，如果真需要再找，况且我也必须先找地方住下来，总不能天天南投、台北两边跑。”

“你该不会打算就住在办公室里吧？”蒋家竣皱起眉头。

“没错。”在美国时，她就几乎以办公室为家了，要不是发生那件事，她现在也还在美国，都是那混帐害的。

“自己当室内设计师，居然对生活这么不讲究。”说不讲究还客气，她根本是随便。

“省时又省钱，有什么不好。”她这个人是可以到处为家的。

隼鹰集团大楼？蒋家竣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

“你确定是这里没有错？”

高家晔下了车，狐疑地瞅着他丕变的脸色。“怎么了吗？”

“这里是——”

“家晔！”苏真刚好从大门出来，她很快的走过来。

“苏真。”她们只曾经在美国见过一次，后来都是以电话联络。

其实高家晔对苏真的印象除了楚楚动人的温柔、美丽还有热情外，其它并不是很了解，但倒是一眼就喜欢她了。

“太好了，我正在等你。”苏真拉着她的手，视线调向她身边高大黝黑的男人，笑容隐约有些诧异和僵硬，“这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我是特地带他来介绍给你的。他叫蒋家竣，还算是有为青年，你可以考虑考虑。大竣，这位就是我跟你提的苏真。”高家晔的脸上没表情，实在看不出她有多少认真的成分。

“家晔！”蒋家竣可是立刻拉下脸了。他真没想到她来真的，还说什么“算是”一位有为青年。

苏真瞅着一脸尴尬的男人，几乎一眼就看出来他对高家晔的在乎程度，可怜似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哩。

她重新拾起美美的微笑，“蒋先生不必在意，我知道家晔喜欢开玩笑。我们上去吧。”

“叫他大竣就行了。喂，走吧。”高家晔拍一下蒋家竣的肩膀。

“等等！”蒋家竣拉住她。

“怎么？有什么事吗？”苏真勾着高家晔的手臂，自然也跟着她停下来，那双温柔无邪的大眼睛就望着蒋家竣。

而蒋家竣居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大竣，你有什么事？”高家晔狐疑地瞅着他。从刚才他就怪怪的。

他该怎么说？有外人在，他又不是不清楚家晔的脾气，还是找机会再说吧。蒋家竣皱着眉头，“没事，走吧。”

“你有病啊。”高家晔白他一眼，和苏真走在前面，进入大门。

蒋家竣也还真怀疑自己有病哩，没病会把自己喜欢的人送上“情敌”的门？

一直到乘电梯上三十六楼，蒋家竣都没有机会开口。

他们走出电梯，立刻进入一个宽敞的空间，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深蓝色地毯，两旁摆了许多高雅的摆饰，前端坐着一位埋首办公的小姐，应该是秘书，在她的左边，也就是整个房子的中间前方只有一条信道。

“是这里？”高家晔显得讶异，不光是因为这里看起来像相当高级的私人办公室，因为这样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像要分租出去。

“嗯……家晔啊，这个……屋主他……他改变一点点的主意，他想见你以后再谈耶。”这话其实是苏真自己说的。闻人胤哪可能改变一点点的主意，他根本是狠狠命令她打消这种可笑的念头，更别提他有要见高家晔这件事。

“苏真，这里似乎不怎么适合。”太高级、太豪华，让高家晔有一种走错地方的感觉，这跟苏真所说的空房子、要自己整修可是天差地别，她敢断定这种地方她一定租不起。

“不会的，要分租的是里面的一个房间，地方很大、很宽敞，而且租金便宜，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的。”眼看高家晔的意愿不高，苏真还真是有一些着急。

“这种地方会租人吗？”蒋家竣有一股不祥的预感，这里该不会是那个男人的办公室吧？太离谱了，堂堂一个大集团的总裁，又怎么可能把办公室分租出去？

“家晔，我们进去吧，‘屋主’已经在里面等了。”苏真拉着高家晔，怕她掉头就走似的。

“苏小姐……”秘书为难地站起来，苏真是唯一可以在这里来去自如的人，但也应该先让她通知总裁一声。

“别怕，有事我负责。”苏真亲切地眨一只眼睛，圈着高家晔的手臂走入那条信道。

尽头是一条横向的长廊，她先指着右边说：“家晔，这边就是我们要租的，等一会儿带你去看看。现在先跟我来。”

他们走向左边的长廊，停在右手边一道墨黑色的木雕大门前，苏真连门都没敲，伸手便推开那两扇门扉。

“嗨，胤。”她拉着高家晔走进办公室，身后跟着蒋家竣。

高家晔先是环顾了整个空间的设计和陈设，最后目光落在中间位置那张大型桌子后面，当那个盯着计算机屏幕的男人转过来时，高家晔整个人僵住了。

“怎么是你！”她讶异自己失态地脱口而出。

“是你。”闻人胤睇了她一眼，反应倒是冷淡多于惊讶。

“家晔！”蒋家竣拉住高家晔的手臂。瞧见闻人胤瞅视家晔的眼光并不陌生，怎么，闻人胤已经见过家晔了吗？

“原来你们认识啊！”苏真来回看着闻人胤和高家晔，似乎只有她一人为这个巧合而高兴。

闻人胤把视线调到苏真身上，“你又想玩什么？”

高家晔从惊讶中回复，她也把目光锁住苏真。“他就是你说的屋主？”

“屋主？原来你就是那位室内设计师。”闻人胤那双深蓝的眸子对她微

谜，嘴角浮现一抹轻视的挑衅，摆明了对她的专业实力感到质疑。

高家晔无端端又被挑起火气来。“你看不起我？”

“我有说吗？”闻人胤站起来，他绕出桌子。由于傲人的身高，他的目光也由上睨变成下睨，使得那一份不屑和讥嘲又多了一股压迫感。

他直睨着高家晔，脸上仿佛直接写着“我就是看不起你”。

高家晔顿时脸上热烫，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这辈子还没看过比你更讨厌的人！”

天知道她这一句话多假。

闻人胤点点头，只让左边的嘴角微扬起，说道：“我有同感，还比你更甚。”

他始终以轻蔑的目光锁着她。

苏真讶异地看着他们一来一往，她还不曾看过闻人胤对一个女人这样。

“你们的感情真好。”苏真下了结论，嘴唇微噘着，因为自己插不进其中，还真是有一些妒嫉。

她这一出声，立刻惹来三人的瞪眼。

“谁跟他好了！”高家晔红着脸颊，指着闻人胤极力撇清。

闻人胤皱起眉头，还是那一副不屑的眼神。

其中最莫名也最敏感的是蒋家竣，家晔什么时候和闻人胤这么熟了？

“家晔，你怎么没跟我说……你们认识了？”蒋家竣掩不住口气里那抹质问和酸味。

高家晔想起了在场还有蒋家竣知道她过去那段悲惨的单恋，她真是尴尬又难堪。

“认识这种人又不是光彩的事，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她用很呛的口气说，以捍卫自己一颗困窘的心。

闻人胤笑道：“我跟你算认识吗？”

哼！这种人砍人不用刀，嘴巴一张就可以损人到死！

高家晔老羞成怒，火气一下子飙到最高点。她紧紧地咬牙，一副恨不得吃他的肉、啃他的骨的表情，厉辣的眼神狠狠地瞪住他。

不妙哩！苏真见情势紧张，赶紧扮起笑脸插进当中。“家晔，我们是来谈租屋的事，你别忘了。”

“不必谈了！打死我也不租这种人的房子！”高家晔手一挥，差点打到苏真，还好她闪得快。

闻人胤不悦的眸光一闪，深蓝色的瞳仁掠过狡狴的光芒，仿佛正有主意在改变、有计谋在形成。

“家晔，我们走吧。”蒋家竣拉着高家晔的手臂，迫不及待想带她离开这里，远离那个男人。

高家晔也不认为有理由再待下去。

“家晔！”苏真情急之下，拉着高家晔。

“对，赶快挟着尾巴快逃吧。”斗败的狗。闻人胤睨着她。

高家晔倏地回头，瞪住他好整以暇的表情。她过于容易冲动的个性丝毫禁不起激，她并不知道闻人胤轻易地也算准了这一点。

“你再说一遍！”她不知道自己艳丽的脸蛋会因生气而更为耀眼迷人。

闻人胤眯起眼，有一瞬不说话，几乎迟了五秒才开口，但他说话的对象却换人了。

“苏真，眼光别愈来愈低浅，想找人砸钱，也应该找个象样的。”

“胤！”苏真低叫。

字字句句都是在说她低浅，说她没有才能，说她不象样，高家晔肯定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会儿她真的已经怒发冲冠了。

蒋家竣护着高家晔指住闻人胤，“你说话客气一点！”

闻人胤睇他一眼，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他掀起嘴角，嘲笑的目光扫向高家晔。

“出门还得带个保镖，会不会太辛苦了？”

“喂——”

高家晔推开了义愤填膺、正欲开口的蒋家竣。

“我可不是需要人保护的花朵！”她瞪住闻人胤。“你这个人，真是无礼、自私、猖狂、傲慢又自大！”

苏真惊讶地张大了眼睛，佩服地说：“家晔，你好了解他呀！”

“苏真。”闻人胤一声低沉的警告就抹去了苏真脸上的惊奇。

“可是家晔说得很对呀。”苏真碍于他是“金主”的身分，只敢低声抗议。她可不会跟钱过不去。

“有你的地方，连繁荣的地段都会变得贫瘠，我不会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吧！”高家晔冷嘲热讽的放下话，除了想象他是认为她对他这个地方很感兴趣才加以防范外，她想不出他还有什么必要攻击她。

闻人胤冷笑地说：“才能和实力才是胜负的真正关键，把前途的失败归罪于他人和外因，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幼稚行为，连这点你都不懂吗？”

高家晔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几乎要冲破血管！

“很好，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才能和实力！你那间办公室，我租下了！”她要用时间证明，她并不是半瓶醋，但她也是为了和他挑战，故意作对的说要租那间办公室。

“不出半年，我会要你收回你今天的话！不过如果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也可以不必把办公室租给我，你只要现在向我道歉！”

“我为什么得接受挑战？别说笑话了，你有没有才能和实力关我什么事，我干什么要浪费时间陪你玩一件无聊游戏。”他优雅的把手插口袋里，轻松的模样立刻把她慑人的气势给比下去。

高家晔咬牙切齿，气极生笑地睇住他，“没有勇气就说没有勇气，说得再冠冕堂皇，也只会沦为笑柄。”事实上，她此刻最想吃他的肉、啃他的骨！

闻人胤眯眼，邪笑道：“尖牙利嘴的女人不受男人欢迎，还是学得温柔一点比较讨喜。”

高家晔的心猛地一跳，像是被刺中了要害般。任何人说这样的话她都不会在乎，只有他，说这些话会狠狠地伤害她。

她咬着牙，昂起下巴。“多谢你的关心，你用转移话题来逃避重点，手段也太不高明了！”

闻人胤冷哼，桀色依然自若。“我把话说在前头，这个地段的租金可不便宜，你最好先把预算估计好，小心做了赔本生意。你想，逞一时之快却换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值得吗。”

他说得并没有错，所以盛气中的高家晔也愣住了。

闻人胤又睇了她一眼，“不过，尝一次惨痛的教训可以帮助成长，对于

不够成熟的人来说是有必要，日后也可以将它作为借镜。或许你也是这么想的，那就算我多管闲事好了。”

他是句句嘲讽、字字损人，高家晔立刻打断了脑袋里正盘算的数字，冷冷地直朝他瞪眼，“你的话太多了，不怕咬到舌头吗？”

苏真看着他们一来一往，交谈得“热络”，生怕再下去两人会擦出“火花”来。

“家晔，我跟你说……”

她踮高脚尖，拉着高家晔附耳低语了几句，连蒋家竣都听不到她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高家晔那双炯亮的眼眸更加的灿烂，桀情可以拿得意来形容了。

闻人胤看见她的嘴角勾起的神秘笑容，不觉眯起眼眸。苏真说了什么？

高家晔扬起的嘴角微噙笑意，和刚才的凌厉比较，现在面对闻人胤的脸色几乎可说是和气了。

“我决定要租下你的办公室了，日后请多指教了，房东先生。”她连语气都比刚才好了一百八十倍。

正所谓礼多必有诈，闻人胤瞅着她和苏真，重新考虑。

“不行！家晔，你怎么可以在他的地方工作！那样你——”

“大竣！”高家晔立刻打断了他差点说出的秘密，并用眼神警告他得谨言慎行。

闻人胤睨了他们一眼，深邃的眸底闪过若有所思的神色

“好，我答应把房子租给你。”

第三章

蒋家竣帮忙把行李搬至那间空办公室以后，就被高家晔赶回去了，原因是担心他言多必失，早晚抖出她的秘密。

闻人胤的办公室的隔壁，如今已是高家晔的地盘了，这会儿剩下她和苏真，两人正喝着苏真不知打哪儿弄来的咖啡，坐在苏真不知打哪儿拿来的两张椅子上闲聊着。

“你怎么会认识那种家伙！”高家晔至今还怒气难消，但说这话实在是言不由衷，因为连她自己都暗恋那家伙这么多年了。

“哦，是我过世的父亲安排我们相亲才认识的，我父亲要我嫁给他嘛，所以我就嫁了。”苏真边喝着咖啡边说。

高家晔愣了一下，待脑袋里真正吸收了她的话后，她差点把胃里的咖啡都喷出来。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高家晔惊诧又几乎带着严厉的目光紧紧锁住她。

苏真被吓了一跳，她疑惑地瞅着她。

“家晔，你怎么了？”她关心又无辜地询问。

“我问你刚才是说什么？”高家晔早已放下了杯子，冲动的抓住苏真的肩膀直摇晃。

“我是说闻人胤就是我的前夫啊。我没有告诉过你吗？”苏真望着她说。

前夫！

她……苏真就是闻人胤的妻子？

高家晔惊悸地看着苏真，看着那张美丽、温柔似水的容颜，看着她 and 善的笑容，看着她对自己的亲切……

她缓缓松开手，垂下了两只紧抓着苏真肩膀的手，一下子像是将所有的力气用尽了般，瞬间变得没力。

这是什么大笑话，苏真竟然是闻人胤的妻子！而她竟然和毕生最大的情敌成为好朋友，真是什么跟什么嘛！

她还在猜他娶了什么样的老婆，居然眼前这位就是他的妻……等等！苏真说闻人胤是她前夫。

这么说闻人胤已经离婚了？

高家晔的眼睛霎时又亮了起来，下一瞬又变冷了，因为她想起了苏真说过的话。

“你说闻人胤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和你结婚，最后又抛弃你的那个无情无义的前夫？”真丢脸！她居然还因为听到闻人胤离婚的消息而暗自高兴。高家晔为自己的私心和无法死心的爱恋深感汗颜和不敢。

苏真反而错愕地张大了嘴巴，她想起来，当初她把自己的遭遇说得无比凄惨、无比可怜，无非是想要高家晔同情她，她倒忘了还得收拾后果。早知道就别说太多闻人胤的坏话了。她就是这样，老是顾前不顾后。

“那家伙不光是嘴巴坏，原来连心肠都是恶毒的，真是可恶！”高家晔咬牙切齿地说。

原来她这么没眼光，居然单恋那男人这么多年，她真是瞎了眼。

但是想归想，她居然还是没有一丝后悔，真是丢脸。

苏真瞅着她，眼神很是无辜。其实闻人胤也的确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她结婚的啊，而且也是他先提出要离婚的，说起来也算是抛弃她啦！况且她父亲的食品公司目前也的确是闻人胤在管，虽然她托他管的，但真的在离婚后还是他在管嘛，这点她也没有说错。

这么一想，苏真稍微释怀了，看样子她也没说闻人胤多少坏话，反正她说的都是事实嘛，她只是有某部分没有说罢了。

“家晔，过去的事我们就别提了。”她笑吟吟地说。

高家晔因为自己的私心而对苏真升起愧疚，注视着她的眼神就更加同情，想到她是这么善良温柔的女人，闻人胤居然忍心离弃她，简直狼心狗肺嘛！

不行！她不能再这样下去，她如果再对那个男人恋恋不舍，就太对不起苏真了。

她看着苏真，在心里对她发誓，从这一刻起，她要打心底完全祛除自己对闻人胤的恋慕，否则她就太对不起苏真了。

她看看这间什么都没有的办公室，转移了话题，“在开业之前，这里就是第一件工作了……”

身为室内设计师，如果自己的工作室装潢还得假手他人，那就太离谱了。

而高家晔，甚至连劳力工作都能自己来，举凡锯木、钻孔、打钉、油漆，她也真的无一不会。

只是辛苦了苏真这个自小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的合伙人了。

“唉，家晔，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她实在很佩服家晔，好象十项全能似的，什么也难不倒她。

“你累的话就别做了，我早说过你不适合这种粗活，反正工人明天就会过来了。”高家晔正专心在墙面量尺度。

苏真有些不好意思，一开始还是她兴致勃勃、自告奋勇说要帮忙的，奈何实在体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家晔，既然工人明天就来了，我看干脆留给工人做就好了，我们出去喝茶好不好？”总归一句，苏真就是想出去玩。

“不行，能做的就自己做，不能太依赖工人，工作室必须尽快装修好。”高家晔退一步，看看她画好的尺度，还好空间大，她打算把这里隔成两间，一间是自己的工作室兼住所，可以让她专心画设计图；另一间当会客室兼助手的办公室。她转头，“苏真，下午我们去看你的别墅。它离这里多远？”

就是她准备要重新整修的那栋别墅，苏真打算别墅装潢完成后，在那儿开舞会，拿它来做活广告，招揽客户。

“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家晔，你这么快就要动工了啊？”工作室都还没完工呢。

苏真实在很佩服高家晔旺盛的工作力。

“先看看有助于设计思考。”高家晔拿起电钻，准备在她量好尺度的墙壁钻孔。

“家晔，这是什么？”苏真没看过她手中拿的东西。

“钻孔用的。会很吵，你先出去喝杯茶好了。”高家晔把电线拉好，插头接上插座。

苏真那双隐约闪着光芒的灵眸溜转了两圈，微微地扬起嘴角说：“那好，我先出去，反正快中午了，我顺便帮你带便当回来。”

“饭就不用了，帮我买看看有没有海鲜粥，顺便帮我买包烟，我要这个牌子。”高家晔穿著褪色的浅蓝色牛仔布衬衫，同色系的伸缩牛仔裤，她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烟包给她看。

“知道了。”苏真拿了皮包，开门出去，但她没将它关上，还刻意把它打得开开的。

苏真从长廊转过信道，然后在闻人胤的秘书位置前停下脚步。“洁蕪，你老板他现在在做什么？”

方洁蕪从计算机前转过来。“总裁正和两位分公司的业务经理开会。苏小姐有事吗？”

“我只是随口问问。他在会议室开会？”苏真语气里有一丝可惜的味道，会议室在楼下耶。

“不，在总裁的办公室。”

苏真一听，俏脸顿时又发亮了，她却默不作声地转移话题，“我要去买午餐，顺便帮你买好不好？”

“那怎么好意思。”

“只是举手之劳，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我和家晔还有很多地方会麻烦到你呢，到时候有给你添麻烦的地方，还请你多海涵了。”论做人嘛，苏真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工作室还没开张，她已经开始为日后的方便铺路了。

工作室在里面，得出这玄关经过，若是再请个秘书在这儿招揽客人实

在是划不来，闻人胤这位能干的秘书小姐正好可以“善用”。

“苏小姐千万则这么说。”方洁蕙因为苏真是前老板娘的身分而难免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如果她知道苏真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大概就不会有如此涕零的表情了。

“叫我苏真就可以了。那我去买便当了，你想吃什么？”

“都可以。”方洁蕙喜欢这位前总裁夫人，公司有很多人都猜测她和总裁早晚会复合，不止是因为苏真常在这里出人，也因为员工眼中，闻人胤对这位前妻并没有如外界传闻的无情。

苏真在离开前，还回头看了一眼……不知道闻人胤那间办公室的隔音效果如何哩？

事实证明，隔音效果再好的办公室，也难抵同一面墙壁被钻孔时传出的噪音。

闻人胤办公室里有一张小型的会议桌，他正在听取两位经理的月报。

叽——隆隆——隆——

刺耳的噪音一下于打断了会议的进行，两位经理分别转头去看那面彷彿在震动的墙壁，巨大不断的声音正从那里传来。

闻人胤皱了一下眉头，“继续！”

老板一开口，经理们只得继续报告，由陈经理按着方才的议题，“政府提出的低利贷款项目，效果不错，光是上个月，南区的新屋就卖出有三成了……”

隆——

“呃……”陈经理清了清喉咙，提高了音量，“我们打算乘胜追击，尽快推出实惠的广告吸引买户，在预算方面……”

叽——隆隆——

闻人胤虽然没有表示不悦，眉头却愈皱愈紧。

这位一再受魔音干扰的陈经理忍不住又往墙面看了一眼，看老板无动于衷，只好又继续，“在广告预算方面，希望能够不造成买户的负担，由上个月的盈余中……”

隆——隆——

刺耳的声音不断传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闻人胤突然站起来，两位经理错愕地看着攒眉的老板一句话也不说的往门外走出去，两人更在老板的甩门声之中颤栗地一震。可怜，有人要倒霉了呢。

闻人胤火大地握起拳头，从长廊大步走到隔壁。

隔壁办公室的大门敞开着，噪音更为刺耳，他从门口往里面望，眸底突然闪过一抹惊异，居然是那个一向盛气凌人的女人在用电钻。他眯起眼，双臂环胸地凝视高家晔的侧影。

她用一条格子布的发带高高地将长发随意固定着，看起来很凌乱却并不难看，他的视线往下落在她的手，那双应该是细致而修长的手拿着粗重的工具，居然一点也不显突兀，随着电钻的振动，那双巧手也彷彿律动着节奏，看起来她像是做惯了。

闻人胤皱起眉头，神情变得若有所思。

高家晔停下来，把电钻向左移往下一个标点，眼角余光突然瞥见门口

仿佛有个人影，她转头过去，杵在那儿的高大身影，是让她魂萦梦牵多年的男人。

“是你。”乍看见他，心头还是不由自主多跳了一拍，她松开了握着电钻的开关，转向他，炯黑的眼睛对上他那双海一般深邃沉蓝的眸子，几乎舍不得转开。

闻人胤把手插进口袋里，慢条斯理的从门口走进来，他的步伐、他的举止、他的神情中，充满着仿如天生的自信和尊王般的气势。尽管已经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尽管心里知道他是多冷血的男人，她却不能否认他依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

“有什么事？”她盯着他接近自己，思绪始终只能以纷乱形容，她居然还是欣赏他、深受他吸引，她不由得心虚了。

“我的房子是租给你‘用’，不是租给你‘拆’。”闻人胤凝睇她，她穿著一件已经能够用“脏”字形容的褪色牛仔衬衫，而那件衬衫宽大得几乎连他都能穿，自然是看不见其下是什么身材了，不过伸缩牛仔裤却紧里着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可惜了那双腿，居然踩在一双破烂的“灰色”布鞋里。

可怜那双鞋，几乎已经很难窥出它旧日的原貌和白色风光，说起来早该退休了。

他原来是来找碴的。高家晔蹙起了眉心，甩掉心里的紊乱，在言语和态度上架起防线。“房子既然已经租给我，我怎么用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

闻人胤瞅睇着她，那眼神竟让高家晔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不讲道理、孤僻又难以沟通的无知老妇！

她恼怒的瞪住他，闻人胤却扬起嘴角，回以一抹嘲弄。

他甚至可以不开口就让她气得全身颤抖！高家晔咬牙切齿的转过身，把电钻对准她量好的标点，打开电源。

叽——隆隆隆隆

尖锐刺耳的声音再度响彻整个房间，夹杂着高家晔的恼火和愤怒，噪音更加的刺耳。

得意的笑容自闻人胤的嘴角消逝，那双深蓝的眼眸燃起不悦。他瞅住她，最后视线移向插着电源的插头。他走过去，拔掉它。

隆……声音停了，高家晔手中的电钻不动了，她转过身，看见插头正握在闻人胤手中。

“你干什么？”她凶恶的瞪着他。

闻人胤甩掉了插头，用责难的目光迎上她的瞪视，“你该不会是白痴吧？干扰到别人工作了还不知道吗？”

他居然骂她是白痴！高家晔差点就想把手中的电钻当成凶器用了，两团火焰正在她眼里狂热的燃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装璜，施工期间这是必然的，忍耐一下会死吗？身为男人连这种小事也计较！”

“从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教，起码如果我是你，我会先登门道个歉，请别人多包容以后再施工。”闻人胤睇她一眼，“你到底几岁啊？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

高家晔的火气一下子全飙了上来，她磨着牙、瞪着他。

“换作别人我会这么做，至于你，用婚姻换取名利、强夺别人公司又无情离弃妻子的冷血动物，连情义都不懂的男人，也配跟人谈礼貌？”她言词

之犀利，连鬼神都会为她捏一把冷汗。

霎时空气仿佛冻结了，整个屋里几乎听得到两人一触即发的呼息。

闻人胤冷冷地眯起了眸子，用一种高家晔不曾看过的严厉的、深冷眼神注视她，仅仅一眼就足够了，那一眼已经使高家晔的心感受到未曾有过的莫名和悸动，让她对自己过于不留情的话后悔起来。

闻人胤抓起她的手腕，力道不轻也不重，刚好让她无法挣脱，他逼视她，用接近耳语的、低沉而冰冷的声音告诉她，“我是怎样的人都跟你没有关系，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没有关系！一句话深深刺痛了高家晔的心，炯亮的眸底隐过一抹神伤。

对闻人胤而言，她就如路人，毫无关系的路人，在他的眼里，她大概只是一个泼辣、强悍、不甘示弱的对头吧？

她抽回了手，移开了视线，避开了他。

“短时间内……工作室因装修的关系，会有些吵，有打扰的地方……请见谅。”她别开脸，不情愿的语气显得艰涩，可以想象要她挤出这些话是多困难的一件事。

在这件事上，的确是高家晔理亏，而她向来不允许自己是非不分……当然，若在气头上就难免有例外。

闻人胤瞅睇着她，方才那抹连鬼神都会敬而远之、冷酷的神情已经不见了，他双臂环胸，嘴角再次扬起讥嘲，“原来你也有这一面啊，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不过太勉强自己做不来的事，要小心内伤啊。”

高家晔立刻狠冷的瞪住他，她差点又破口大骂，多亏一丝尚存的理智阻止了她。几次交锋下来，她已经知道和这个人硬碰硬只会气死自己，万一气得躺进医院，还得自己花钱，多划不来。

她忍下这一口气，为免自己出手揍他，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拿出一根，点上火，深吸了一口后，朝他吐出漂亮的烟圈，她冷哼道：“没事的话，房东先生可以请滚了。”

他睇着她，眉头微蹙着，“你最好保了防癌险，万一得了肺癌拖累家人，那就很不孝了。”

他的话，再怎么听都只有揶揄和嘲讽的成分，好象不惹火她誓不为人似的。

高家晔白了他一眼，作对似的继续吞吐着烟圈，还故意对着那张英俊不悦的脸吞云吐雾。

她用中指和食指夹着一截白烟，扬起嘴角得意的面对他，“你管得大多了吧？还是在你的屋檐下有不准抽烟这一条规定？”她睇视他，从他面前走过，边走向窗户边说：“等租约里立了这么一条规矩后，你再来说教还不迟吧？”

闻人胤瞅着她，视线移往她的步伐，“我要跟你说……”

“还是你担心我烧掉你的房子啊，大老板——哇！”高家晔嘲讽得忘形之际，脚下绊到了电线，重心一个不稳，她摔了一个大跤！

“小心脚下的电线。”闻人胤还是把话说完，他的嘴角扬起一抹促狭，戏谑的眼神斜睨着趴在地上的她，他依然双臂环胸，站得潇洒，当然一点也没有帮忙扶她起来的意思。

高家晔的火气一下子飙高到三千丈，这个家伙分明是故意看她出糗！她恼火的站起来，不止是膝盖摔疼，连胸口也痛了。她咬牙切齿的瞪着他，

抚摸着疼痛的膝盖，看见他那张幸灾乐祸的表情，高家晔就更为恼怒，正好她的眼角瞥到一桶用来擦窗子的水，眸光一闪，她的嘴角扬起冷笑，手便伸往那桶水。

闻人胤没有忽略她瞬间转变的神色，但当他察觉到她想干什么时——
“住手！”

已经迟一步了，她泼水的动作迅如雷，等到他要闪时，全身已经湿了。他真不敢相信，她居然做出这么幼稚的行为！

眼看着有人成为落汤鸡，还是从头湿到脚，连头发都像刚洗过，高家晔笑了，报复到手，她得意至极的笑。

“唉，真对不起，手不小心滑了呢。”她放下水桶，拍一拍手，双臂抱胸睥睨着他。

闻人胤瞪住她，脸上的笑容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凶狠的神色。“你竟然敢做这种事？”

高家晔眨了眨长而浓密的睫毛，回以轻松自若的微笑，“你在问我吗？我不是已经做了？”

她不止是语气明摆着挑衅的味道，连态度都是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得意状。

闻人胤眯眼，目光第一次这么紧紧地锁住她、正视她，深蓝色的眸子酝酿着危险，他的脸上已经没有戏谑、没有讥诮，只有认真，认真要对付她了。

高家晔睥睨着他，狐疑地看着他一步一步靠近。

他想干什么？

当她的第六感提起警觉，脚步也不由自主的往后挪移。

闻人胤把长臂一伸，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向自己，很快的用手臂锁住她的腰！她隐密在宽大衬衫底下的腰身，意外地比他所想的还纤细。

在她还诧异的瞪大眼睛时，闻人胤已经俯身封住她的红唇。

这是高家晔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报复，她的脸第一次这么靠近他，几乎贴在一起，她被他紧紧锁抱着，没有一丝空隙，她的衬衫很快的也湿了，他湿冷的头发黏着她瞬间烫红的脸颊，他淋湿的脸也湿了她的，他的唇甚至是冰冷的，但这些都不能为她滚烫的肌肤降下一点温度，更无法止住她狂跳的心。

闻人胤的吻，没有温柔、不含感情，明显有着惩治她的味道，摆明告诉她男人教训女人的方法有很多种。而这就是其中一种……高家晔尝到了。

她知道这是惩罚，但她却无法推开他。

他狐疑地瞅着她，本以为她会反抗，甚至会跟他大打出手的，但是她却连挣扎都没有。

闻人胤突然推开了她，高家晔踉跄地往后跌，直到背部抵住墙壁。

她低着头，奇怪自己的眼睛居然又热又烫……她怎么了？连高家晔都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反应难以理解，她应该不是那种软弱的女人才对。

到死她都不会承认，她会为一个谈不上是吻的初吻意乱情迷。

闻人胤似乎也看出了她的想法，他居然勾起嘴角嘲笑，“真意外啊，你居然是第一次接吻，你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喂，看你那么认真，你该不会要我负责吧？”

高家晔的眼神霎时恢复凌厉的瞪住他，但她的脸却涨红了，她紧紧地

握住想狠狠捶碎他的拳头。

真该死！她如果还对他有一点依恋的话，就遭天打雷劈！

“你去死吧！”她气愤的把身边所能拿到的东西丢向他。

第四章

春色无情容易去，和煦的风短得几乎不及拂面便悄悄溜走，台北的天空开始像一块怎么也拧不干的抹布，时间走到一个细雨纷纷的节气。

从那一天以后，高家晔和闻人胤彼此就没见面，一不小心碰上面了，不是一顿冷嘲热讽，就是企图羞辱对方，几乎到至死方休的地步。

直到最近高家晔才知道，从财经、商业、股市分析到八卦刊物，几乎每一份杂志都有闻人胤的存在，想不到才几年光阴，他已经由没无闻的人成为风云人物了。

哼！又不是明星，那么会作秀！

不管他是多有头脑，多能干的商业高手，他仍然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没血没泪、骄傲自大、语不“死”人死不休的臭男人！高家晔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初吻居然给这种自大的人夺走了，就恨不得一手掐死他；再想到她过去居然会瞎了狗眼似的盲恋这种男人，就更恨不得一手掐死自己！

高家晔室内设计工作室已经开业了，在隼鹰企业大楼外面也挂上了以黑白银为主色、充满个性的招牌。

由于她刚回国，没有主客户、没有名号，一开始生意清淡是可以预见的，所以高家晔特别重视苏真要重新整修的别墅，因为这是她在台湾的第一份设计，对她在台湾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她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心思才完成一张平面设计图。

其实过去她在美国任职的是一家相当知名的室内设计公司，个人的作品也相当多，早已经受到各界的肯定和好评了，如果她肯挂上在美国的经历，找她设计的人动作要是不快，可能还得排列明年去。

高家晔当然也想尽快在台湾打出名号，但是，她不这么做自然有她的顾忌。

她现在正为苏真的别墅重整忙碌。依照苏真的需求，高家晔运用她的专业知识加上个人的设计风格，在设计图上尽情发挥，完成了苏真想要的房子。

经由高家晔的解说，苏真从设计图上去想象她未来的房子，就已经爱不释手，她本来还兴匆匆地想拿给闻人胤看呢，是高家晔给抢回来的。

“给那种人看做什么？那家伙看得懂吗？”高家晔是这么说的，她还把设计图卷了起来，二话不说就锁到柜子里去。

苏真还真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会闹到这般僵的地步，她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为闻人胤说些好话，本来嘛，要不是她曾经在家晔面前数落了前夫的“不是”，也许高家晔不会对闻人胤那么持反感，也许他们两人就.....

不过，其实看他们吵架还挺好玩的就是了，所以说.....呃，有关于家晔从她这里对闻人胤所得到的误解，还是晚一点再解释好了，等到他们的交

谈更热络的时候，那么也许等家晔知道自己误会了闻人胤，心生内疚，好感一下子就倍增了也说不定呢。

很快的，苏真又为自己这个想法感动了。啊！她是多么冰雪聪明，多么为人着想的女子啊。

说简单点，苏真就是还想看戏就对了。

在南投的朱嫚，自从知道女儿的工作室地点设在隼鹰大楼后，就一直不放心，但因为这是女儿自己的工作，家晔有权利为自己作决定，一向就教导女儿独立自主的她也就不好说什么。

不过，她还是趁诊所休息，上台北来了。

朱嫚看着女儿这间工作室，不仅在视觉上达到简单、干净、舒服而且专业的效果，坐下来后连心理都能有一份舒坦和信任感，同时也充满了女儿的独特品味和风格。

这天，苏真也在。

“妈，这是苏真，我目前的客户兼合伙人。”高家晔简单做了介绍。

关于苏真，高家晔曾经在电话中跟母亲提过。

倒是苏真，高家晔可没跟她提过她有这样一位年轻又美丽的母亲。

“若要叫您伯母好象太老了，您看起来这么年轻呢。”苏真一开始看见朱嫚还真吓了一跳，她的外表年龄顶多看起来像高家晔的姊姊吧，两人不论身高和长相都差很多，唯一相似的地方只有那一双充满生气的大眼睛，还有就是同样是美人。“我还是叫您阿姨好了，可不可以？”

朱嫚笑着点头，家晔说苏真是一位温柔美女，她一直想象她应该是文静的女孩，但一见面这印象就推翻了，她倒是相当喜欢这外表娇柔却个性活泼的女孩。

“苏真，家晔的个性比较直率，又带一点英雌主义，有一副好打抱不平的心肠，就难免容易得罪人，这方面要麻烦你多照应了。”朱嫚笑道。

“妈，才多久没见，你怎么一下子老了好多似的。”讲话都带起“老人经”来了，高家晔才会忍不住揶揄。

“我才发现，怎么你最近言词又犀利了不少，在哪儿受了刺激啊？”朱嫚瞅着女儿，她这话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哩。

高家晔立刻就皱起眉，闷闷地自喃一句，“靠隔壁那家伙的磨练，想不‘进步’都不行。”

“隔壁谁？”朱嫚耳尖心敏地很快抓住这话题，她当然是明知故问，岂会不知道她提的是闻人胤，她正不知道该怎么先开口去了解呢。

高家晔没回答，苏真倒抢着先说：“阿姨，家晔说的是我的前夫，也是我们的房东啦，他叫闻人胤，办公室就在隔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晔两人一见面就像狭路相逢的冤家，谁也不让谁……”

苏真还继续说着，可朱嫚只听到最前面那句“前夫”，接着便什么也没听进去了。

高家晔翻起白眼，她并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不意外她现在会有一副惊愕的表情，她本来不想让她知道的。

“苏真，我妈难得来，我带她出去喝杯咖啡，等一下会有人来应征助理，你帮我留个电话，我再跟对方联络。”她打断了苏真的话，拉着母亲站起来。

“我不能去啊？”苏真展一张失望的美颜，最后只好说：“阿姨，那晚上

我请你吃饭哦。”

“谢谢你，可惜我明天还得看诊，今天就得回去了。”朱嫚在门口和苏真挥挥手，“有空来南投玩，让阿姨招待你。”

“好啊，一定。”苏真摆了摆手，那双迷人的灵眸仿佛又闭起光芒，她很快拿起电话。

高家晔带母亲到附近一家咖啡厅坐。

“这里的咖啡很香，有你喜欢吃的松饼，也做得很好吃。苏真对好吃、好喝的店从来不错过，这家店也是她带我过来的，她说附近只有这家咖啡厅有名。”高家晔对母亲说。

“你怎么回事？怎么好象你周遭没有一件事不是跟闻人胤扯在一起的，又要说是巧合？”朱嫚的话气比平常严肃了许多，原因只出于对女儿的担忧。

“如果不能说是巧合，那就算是老天爷爱捉弄我吧。妈，苏真不知道那件事，你可别提。”

高家晔自己也不太清楚一切是否该归于命运捉弄，有一点她起码很清楚，继续交苏真这个朋友，决定工作室地点的全是她自己，也许一开始在私心里，她还是想接近闻人胤的吧，是她不愿意坦白承认而已。话又说回来，这一连串的巧合，不禁也让她怀疑，如果她当时斩断了目前这一切和闻人胤有关的人事物，老天爷是否还会安排下一步的巧合？

也许真到那时候，她就不得不相信真有“命中注定”这一回事了。

“这么说，那青年也还不知道你那一片冰心了？”朱嫚瞅着女儿调侃她，眼看女儿在接触闻人胤后，提起他来还不至于一副神魂颠倒的模样，这才放心了点。

“妈，取笑你女儿这么有趣吗？”高家晔白了母亲一眼，她现在已经把那一段又长又沉、无知的单恋岁月归档于“愚蠢的灰暗过去”，最好什么人都别再提起。“你知道神魔不两立吧，那家伙自私无情、傲慢又无礼，张口就没好话，我跟他早已经是水火不容——”

“背后批评别人，行为不太光明吧？”

高家晔的位置背对门口，闻人胤一开门就听见她的声音了，听她那口气，很显然自己正是她高谈阔论的主角。

高家晔吃惊的回头，闻人胤正手插在裤袋，优闲的站在那儿睇视她，似笑非笑的表情活像逮着了她小办子似的惹人厌。

高家晔咬牙切齿道：“偷听别人谈话的行为显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咖啡什么时候变成私人场所了？你家开的？”闻人胤冷嘲兼热讽，连嘴角都扬着嘲笑。

高家晔气得跳起来，“你——”

“家晔。”朱嫚拉着她，周围的眼光都已经聚集过来，挺丢脸的。她看向闻人胤，若有所思的多看了一眼，突然开口，“年轻人，如果是一个人就一起坐吧？”

“妈！”高家晔一声抗议。

闻人胤挑高眉，“你是……”

“我是家晔的母亲。”朱嫚微笑，点个头请他坐。

闻人胤的眼光往整个咖啡座巡回一圈，眉头隐约拢起，他最后睇一眼高家晔，瞧她一脸“我可不欢迎你”的表情，他扬起嘴角，拉开椅子坐下来。

“您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很难想象您有‘这样的女儿’。”最后几个字的语气几乎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他甚至把“遗憾”的眼光睇视到高家晔身上。

高家晔白他一眼，明明气得火冒三丈了，她却故意扬起嘴角说：“那当然，谁会指望一个白痴想像得出来。”

“家晔！”朱嫚皱起眉头。

“不要紧。我现在能了解这跟家教没有关系，一块朽木怎么能指望它成器呢。”闻人胤拿起服务生送过来的 MENU，瞧也没瞧高家晔一眼，语气还带一点宽容呢。“巴西咖啡。”他把 MENU 还给服务生。

“一杯巴西咖啡，请稍等。”

高家晔真想跟在那服务生后头，共给那杯咖啡下毒！

“大忙人居然也会来这种地方喝咖啡，这该也不会是‘圣婴现象’之一吧？”

“想象力真丰富，只有闲人有胡思乱想的权利，真羡慕你。”闻人胤还真睇给她一个钦羡的眼神。

高家晔不会白痴到连人家的嘲讽都听不懂，她曾说过要拿专业实力证明给他看，他摆明就是在嘲笑她到现在还没接到生意，等着看她笑话。

高家晔尽管一肚子怒气，却也只能拿一双冷厉的眼睛瞪视他，一句话也回不了。

朱嫚看着这一对年轻人，她很难相信有人能把她女儿气成这样，若非亲眼所见，她绝不会相信。

朱嫚那天回去后，很少再打电话来关切高家晔和闻人胤的情况了。

高家晔不知道她母亲在想什么，母亲居然说闻人胤挺顺眼的。

天啊！高家晔心想，以前是她自己瞎了眼，现在是母亲的眼睛有问题了。

“家晔，你还在生气啊？”苏真跟在她后面，端着一张急于赔罪的讨好笑脸，在整修的别墅里面随着高家晔转来转去。

“小毕，你那块横木不能这样放，掉下来会压死人的。”高家晔对着一个年轻工人说，走过去帮他挪移好，又交代了一些细节。

“家晔……”苏真还跟在她后头呢。

高家晔这时候才转身，“苏真，我很忙，你也看到的……”

“喂，吃饭了。”买便当的人回来了，一喊，工人全放下工作。

苏真扬起嘴角道：“再忙也要吃饭，也要休息吧？”这下子家晔就不能不理她了。

高家晔无话可说，她点点头，放下手中的设计图，“吃饭。”

说着她又要走开去，苏真赶紧拉住她。

“家晔！好啦，我跟你说实话就是了。”苏真不情不愿地噘起红唇。

说起高家晔为什么会生苏真的气，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咖啡厅那天，闻人胤丢下了一句话——你转告苏真，别玩无聊把戏。

她本来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问了苏真以后，才从苏真一副做了亏事的表情中逼问出来。原来那天闻人胤出现在咖啡厅并非偶然，她和母亲去喝咖啡后，苏真立刻打电话给闻人胤，编理由把他也骗去咖啡厅。闻人胤不悦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高家晔想不明白，她问苏真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居然说：“那……因为你和胤一见面就吵架，我想阿姨是长辈，她看到那样的情况也许有办法为你们排解，我……我也是希望你和胤能够和平相处啊。”

可惜，高家晔现在早已经摸清苏真的底了，以前听到她说这番话，她说不定会感动，现在她休想骗她了。

这女人居然不给她说实话，高家晔索性就不理她，非要等到她从实招来不可，这下子看她不乖乖说出来。

苏真这一次真是栽了，她哪里知道闻人胤会来一招“挑拨离间”嘛，以为他会直接找她来教训的，若真来那也就算了，反正她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找高家晔“借刀杀人”，他还真是省时省力呢！恶毒！

亏她还那么为他着想！苏真双臂环胸，一脸的忿忿不平。到这地步，她只好对高家晔从实招来了。

“其实，我只是想撮合你跟胤嘛。”她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高家晔睇她一眼，脸上摆明了不相信这说词。“苏真，你别以为可以随便拿话搪塞我。”

“我发誓我没有！”苏真很认真的对天举起手，连音量都引来工人的侧目了。

高家晔赶紧拉了她的手，“我们到外面谈。”

“为什么？”苏真必须用小跑步才能跟得上她，长得高的人连走路都占尽便宜呢。

“你想成为人家饭桌上的点心啊？”高家晔往后院走，后院是她修改得最少的地方，她把一片翠绿的草皮完整保留下来，就连搁在这儿的大石头也只是挪了位置，没给搬走。

她们就在那个石头上坐下来。

高家晔瞅着苏真，审视了她良久都没开口，她似乎想看穿苏真这颗小脑袋瓜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可惜除了看到皮相上那层用无辜和楚楚可怜包里的表情外，什么也看不透。

她实在不得不佩服苏真。

“家晔，人家是真心想撮合你们两个的，你别用那种眼光看人家嘛。”苏真噘起红唇。

高家晔别开眼，苏真并不知道她对闻人胤的心情，她不应该自乱阵脚才对。

她把目光移到苏真身上，“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念头，我跟那家伙水火不容你是知道的，更何况他是你的前夫，他曾经利用你又离弃你，你还认为我会……喜欢那种无情无义的东西？”

眼看高家晔皱眉，有着深深的不悦，苏真开始后悔。她实在不应该让家晔对胤那样误会的，都怪她太爱捉弄人了，才搞到这种情况来。

她拉超高家晔的手，“家晔，你听我说啦，其实我和胤的婚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彼此达成共识才结婚的，一开始就没准备要和彼此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高家晔完全是一副迷惑的表情，她不懂苏真在说什么，什么叫“彼此达成共识”？什么叫“没准备要和彼此天长地久”？

苏真瞅着高家晔，带一点内疚地，她老实地说：“我和胤的婚姻是我父亲安排的，胤在大学暑期中到我父亲公司打工，被我父亲慧眼相中，我父亲

提拔他，更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决定把我嫁给他，他老人家还故意把胤叫到家里来吃饭，想让我们日久生情，我父亲那一点心思我和胤哪会不清楚，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的，就等着我父亲开口。他老人家一向没大多耐性……大概他那时候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吧，他一开口就要我们结婚。”

高家晔想起那时候正是她迷恋闻人胤到无可自拔的时候，她反感得不太想听苏真和闻人胤的恋爱史。

苏真也看出高家晔的烦躁，但她并不了解真正的原因，她想要替闻人胤说话，所以继续道：“我知道胤对我没有感觉，女人对这种事情向来很明白的，而我对胤……”她垂下眼睑。

高家晔不知道自己已经屏住了呼吸等待。

“我对胤其实印象很好。”苏真扬起嘴角，她没有注意到高家晔僵硬的表情，笑着说：“你也看到的，胤那么帅，那样性感又兼具智能和成熟，如此充满魅力的男人可是万中选一的，我怎么可能放过。”

高家晔当然明白苏真想抓住机会的心情，她怎会不明白呢？过去他的帅、他的挺拔、他的一切事迹都主宰着她的目光、她的心思……

“我想跟胤结婚，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意愿，所以我主动找他谈，说我父亲的公司需要有人接手，而我不是那块料，他会是最佳人选，但前提是他必须成为苏家的一分子，我要的是能够让我信任、为我经营公司的人才和安我父亲的心，而他也并没有损失，他可以从我们的婚姻关系中获取有利的背景，以及庞大的资金开展自己的事业，他有这一份能力，只要他把握机会，他自己也知道，而事实正是最好的证明。”闻人胤在短时间内就创造了自己的事业王国，苏真其实还是有一点意外的，他远比她所想的要来能得能干许多。

高家晔不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她眯眼锁住苏真。“你们把婚姻作为利用彼此的工具？”

那时候的她在做什么？她正盲目的迷恋着那个为了利益可以轻贱只有她认为神圣的婚姻的男人，她不知道自己该心寒还是该说自己像个白痴。

苏真也知道自己对婚仪不够尊重，只是她没想到高家晔会有这样大的反弹。

“家晔，你外表看起来挺前卫的，原来内心还是这样传统啊。”苏真扬起嘴角，一脸“我果然没有看错人”的表情。

高家晔反而显得不自在了，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度，想用一副淡然拯救显然已来不及。

还好苏真没有继续调侃高家晔，她按着解释，“其实胤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劲，当时我父亲那间食品公司经营情况并不佳，胤等于是按了一个烫手山芋，虽然当时没有负债，但是如果不是他特别有能力，以现在的景气而言，公司也必须关门大吉了。胤知道公司的情况，他其实是看在我父亲提拔他的一份恩情，才同意跟我结婚，而且，他也是有条件的。”

高家晔对闻人胤的心情起伏，就随着苏真的话忽起忽落，整颗心已经又悬系着闻人胤，她却不自觉。

“条件？”

“胤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想要有婚姻的束缚，所以要结婚，就必须先签一张离婚协议书，他还说他最多能够忍耐三年。”苏真翻翻白眼，“他还真的是信守承诺呢，三年一到就把婚姻结束了。”

“你由他？”高家晔啾着苏真，以为她脸上会有什么，她却不像有哀伤

的表情，“你不是说你喜欢他？”

“我是喜欢他啊，但他不爱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逼他……如果我也爱他的话，那我说不定会这么做吧。”苏真想着、想着，自个儿点点头，她是极力会为自己争取幸福的人，对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绝不放弃。

高家晔几乎被她搞得迷糊了。“等等……你说你喜欢他……又说你不爱他……苏真，你在耍我啊？”

苏真又摆出她那一张无辜的表情了，不过这一次是真的无辜。“家晔，难道你分不出喜欢跟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吗？我喜欢胤，是因为他有女人都会爱的外表和智能，哪个女人会不喜欢优秀的男人嘛，你说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爱他？”高家晔依然狐疑地瞅着她。

“因为喜欢一个人会有理由，你可以说得为什么，但是一旦真正爱上一个人，真正的爱上了，其实是说不出理由的，理智会不管用，只能任凭感觉处置，一颗心莫名其妙的就这么被系上了，好象给月老绑了红线，你不能不想他，不能不受他，不能从大脑里、从心里丢开他，你就只会莫名其妙的在乎他，为他心悸、为他忽而喜、忽而悲……家晔，你怎么了？”苏真一转眼，看见高家晔好象已经出了神似的，她到底有没有在听她说话？

高家晔很快的拉回心绪，心里却还因为苏真对爱而解释的一番定义而怦跳着，只因为对她所描述的那一份感觉她丝毫不陌生……无端地两颊升起一阵热烫，她心虚地垂下眼睑。

“没什么。”高家晔仿佛突然触动灵光，她抬眼瞅睇苏真，眸中闪着好奇的光芒，“苏真，你是不是跟谁谈恋爱了？”

苏真乍地脸红，神情漾着幸福甜蜜。

高家晔百思不解地皱起眉头，“奇怪，你这么常跟我在一起，怎么我还不知道你热恋中的对象？”

“那不奇怪，他在国外嘛。”苏真口快地说。

“原来如此。”这女人原来真的恋爱了。高家晔双臂环胸道：“真不错哦，我在一旁为你的前任婚姻掬一把同情泪、为你抱不平、义愤填膺的同时，你正甜甜蜜蜜、开心快活的享受热恋……苏真，你要不要叫你的爱人回来见你最后一面啊？”

苏真心虚地挺直了背脊，她伸了伸舌尖，开始扮起可怜相，可怜兮兮地求情，“家晔，人家不是故意的嘛，那是一时不得已，我早就知道错了，而且早已经深深反省过了，真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发誓！”

“别把发誓说得像吃饭。”高家晔拍掉她的手，白了她一眼，“你记住，下不为例！”

“那当然。”苏真甩着被她拍疼的白皙玉手，还是扬起了嘴角。

“苏真，你为什么会想要把我和闻人胤凑成一对？”高家晔眼睛看着前方，一副若无其事的询问，心里却对这件事相当关切。

苏真这时候反而正色起来。“家晔，从这几年我对胤的了解，我发觉胤其实相当孤独，他是孤儿，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家庭和婚姻都很鄙夷，对于爱情，他根本就不认为有这种东西存在，为这事我跟他争辩了好多次，结果都被他耻笑。他这几年很照顾我，我知道他是看在我父亲的份上，把我当成妹妹一样保护，不过现在我也把胤当成兄长，我真的希望他能幸福。”

“你说兄妹？可是你们不是夫妻吗？”难道他们……

“我们只是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我说过胤没有那样差劲不是吗？对于他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离婚的妻子，他是碰也不会碰一下的。”苏真皱皱鼻头，“我是对自己相当有自信的，却还是有一阵子为此很沮丧，本来以为凭我的条件会让他改变主意呢，还好后来我也看开了，现在呢，则很感谢他对我的珍惜，这是他好听的说法，讲坦白话，他就会直接告诉我‘以防万一，以策安全’，免得到时候我要他负起责任。他有时候嘴巴真的很恶毒。”苏真好象已经忘了她是要撮合、不是来离间人家的，等到她想起来时，话已经说出口了。

苏真伸伸舌头，赶紧把话题绕回来，“我真的希望胤不要否定爱情的存在，我希望有人能够爱他，真正的爱他的。”

苏真突然认真的凝视高家晔，好象对她寄以重望的眼神，令高家晔差点喘不过气来。

苏真知道了吗？知道她对闻人胤那一段……

“苏真，你……”梗在高家晔喉咙的，是问不出口的尴尬。

苏真眨动着长长的睫毛，不解地看着她，“我怎么样？”

“没有，没事。”高家晔别开了头，一定是她太多心了。

没事才有事呢。苏真瞅着她，眸底掠过慧黠的光芒，很快的脸上又是一张天真无邪的表情和无害的笑容。

高家晔的心绪却远远地飘开了，她想起自己曾经对闻人胤指责的话——至于你，用婚姻换取名利、强夺别人公司又无情离弃妻子的冷血动物，连情义都不懂的男人，也配跟人谈礼貌？

高家晔垂下头，内心不禁有些愧疚。

原来她冤枉他了。

第五章

“闻人学长！”

闻人胤刚走到停车场，听见这声叫唤而回头。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孩从他刚才出来那家餐厅的方向跑过来。

看她跑得气喘吁吁，等到她停在他面前，稍喘一口气的时候，闻人胤才低头问道：“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她指了指身后那家餐厅，“刚才看到你和朋友在吃吃饭，那是我外公开的，我暂时来帮忙。对了，这是你的行动电话，你刚才结帐的时候忘在柜台了。”她把一支行动电话用双手递给他。

“谢谢。”闻人胤摸摸口袋，才知道自己真把电话忘了。

“我叫原佳妍，是你高中小两届的学妹。”这女孩束着马尾辫，高仰着一张娃娃脸笑嘻嘻地对着闻人胤。“你一定不知道我，不过啊，说到家晔你就知道了吧？”她的眸子闪着像是逮到人家小辫子的光芒。

闻人胤狐疑地问道：“你也认识她？”

原佳妍像是很爱笑的女孩，也似乎很爱说话，“那当然啊，我是家晔的同学嘛。”

闻人胤的目光掠过一丝惊奇，他从来不知道高家晔也是他的学妹。

“学长，我看到你们俩一起喝咖啡哦！”原佳妍夸张的口气像宣布美洲新大陆是她发现似的，一下子就夺光了哥伦布的光彩。

闻人胤看着这个个儿小、动作大的女孩，很难想象她和高家晔是同年。他和高家晔一起喝咖啡？有这回事吗？

“能够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好高兴哦！”原佳妍那张脸洋溢着欣然和满足，好像看到一出长片终于有了圆满结局似的。

“有情人？”谁跟谁？闻人胤若有所思地挑眉，似乎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事。

“家晔啊，她从高一进校园开始就对学长一见钟情了。”原佳妍这会儿的口气反倒平常，好象她所说的事全世界早应该都知道似的。

闻人胤的脸上闪过惊异，他当然不可能知道有这回事。高家晔对他……她的态度怎么看也不像。即使曾经有过，起码也过去十年以上了，陈年往事唯一有用处的地方，就是拿来调侃她而已。

“你确定有这回事？”他的嘴角扬起一抹看不见的兴味。

“噢，学长不知道吗？”原佳妍吃惊地张大圆眸，于是基于为高家晔说好话的心理开始道：“那你一定也不知道她为了追你，还跟着你上同一所大学的事了？”

闻人胤当然不知道。他对他的“一见钟情”还持续到上大学？那是说她暗恋他有三年以上了？

他扬起嘴角，一双深蓝的眸子隐闪着促狭的光芒。“她没有说过。”

想一想，学长居然不知道这些事，那她如果多说一些，想必学长对家晔的深情会很感动。原佳妍这么想，于是热心的继续说：“还不止呢，当家晔知道你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后，她突然就跑到国外去了。对了，今年元旦我们开同学会，蒋家竣说她还在国外，她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啊？”

高家晔出国是因为他结婚？小他两届……那当时她应该是大学二年级，她单恋了他五年？闻人胤突然眯一下眼。

“学长，家晔什么时候回国的啊？”原佳妍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吹。

闻人胤瞅她一眼，他怎么会知道高家晔什么时候回国——脑中突然闪过他初次见到高家晔是在机场……是那时候？那一次他出国考察，应该是在……

“二月底，她刚回国不久。”闻人胤低沉的嗓音多着一份自信。

而那一份由自信中产生的肯定，彷彿说明着和高家晔非比寻常的关系，刚好给了原佳妍这层错觉，令她以为自己的猜测得到证实，以为他们“这一对”已经在交往了。

原佳妍更加的为他们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家晔她真的对学长用情很深呢，凭家晔的条件，追她的男孩子都可以排一条长街了，可谁对她献殷勤都没用，她这个人很死心塌地的，心里就只有学长一个人，外面一些想约她的男孩子都被她的白眼给瞪跑了。”

她这个人啊，表面上很率性，又勇于打抱不平，好象什么都敢说、敢做，可是结果我们谁也没想到，她一遇上学长的事，就全把话放在心底了，不敢说、也不敢做，光教我们这些好朋友看得着急，好几次都想帮她告诉你呢。可想归想，谁也不敢做这样的事，大家都怕万一弄巧成拙，会被家晔给

杀了。”

可能吗？在过去，他从来不知道高家晔的存在，她可能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吗？心里只有他……闻人胤面无表情，脸庞的线条渐渐紧绷。

他不相信，不可能的。

“学长，你们是怎么会在一起的？蒋家竣去年还说家晔这几年在美国一直还是形单影只呢。”原佳妍还特别用形单影只来强调高家晔对他的依恋难忘。

闻人胤看她一眼。

“蒋家竣？”一直听她提起这个名字，闻人胤才开口。

“你不知道吗？他是家晔的青梅竹马，我们也是同学，因为他们俩的家就是相隔壁，家晔的事他没有一件不知道的。”原佳妍突然狐疑地看着闻人胤，一副好象他如果跟高家晔谈恋爱不应该会不认识蒋家竣的表情。

一双敌视的眼睛窜过脑海，闻人胤想起来了，曾经有一个跟在高家晔身边的男人，高家晔叫他……“大竣？”是那个“保镖”？

“对啊，就是他，家晔都这样叫他没有错。”原佳妍欣喜地忙点头。“大竣最喜欢糗家晔了，他们的感情好得像哥儿们，学长结婚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们都起哄，叫蒋家竣干脆娶家晔算了，然后蒋家竣就会说，他才不要一个整颗心都刻满‘闻人胤’的老婆，也许等家晔到国外去把这个名字洗掉以后，他还会考虑，不过去年好象也没听说家晔把你的名字洗掉了……对了、对了，我还有个同学去年底到美国玩，在家晔那儿住了两晚，她说家晔的床头柜子上还放着你的照片呢！那张照片就是学长高毕的时候，我们拍给她的，没想到她还留到现在。学长看过那张照片没有？”

闻人胤已经一脸神思的表情，这会儿更眯了一下眼睛，深蓝的眸子迸出一丝复杂难辨的光芒。

“呃……没有。”他的反应慢了，似乎有着心事。

这时候几乎是一个人在自说自唱的原佳妍，也感觉到了闻人胤那份严肃，她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有一些莫名其妙，只好说：“嗯……学长，你一直是家晔心属的唯一，看到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为家晔感到高兴，这么多年来她付出的真心现在总算有了归处。学长，你有家晔这么爱你的情人，真的很幸福，希望你好好珍惜她，我祝福你们，那……再见。”

她挥挥手，往餐厅的方向跑回去。

而闻人胤依然站在原地，思潮犹如陷溺于深幽的大海之中，沉浮不定。

不，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真心、什么爱情，可笑的是他居然会为了几句片面之词，而让情绪动摇。

无稽！

下雨了，外面虽然漆黑一片，看不清楚雨势多大，不过从车灯之下直落的雨水判断，雨应该下得不小。

闻人胤刚从一场应酬中抽身，他看看腕表，八点多，于是吩咐前座的司机，“小刘，先回公司一趟。”

“是，总裁。”刘少奇从后视镜看老板一眼，没敢开口多问。

车子又开了一段路，在公司附近的红绿灯停了下来。

刘少奇知道这个红灯特别长，每次开到这里总会有事没事四处看看，其实到哪里看都一样，在台北市区内，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怎么看都还是

那一片繁华杂乱的景象，他看起码十年内不会有改变……咦，那不是……

刘少奇突然转头，“总裁，那个……好象是高小姐。”

他指向车窗外，在不远的人行道上，高家晔和一个男人在扭打争夺一个皮包，后来一个似乎是被抢的女孩追上来，那个无赖才放开皮包逃了。

闻人胤正好看到高家晔把皮包还给女孩，看到那女孩不停向高家晔道谢，他睇一眼司机，“绿灯了，你还不开车？”

“呃，是。”刘少奇赶紧收回完全被高家晔分散的心思，换挡并踩下油门。

当车子越过高家晔身边，刘少奇还多看了她一眼，然后缓缓地行驶而过。不知道他老板是否也有看到，高小姐的衣服全湿了……很可惜，老板并没有要他停车的意思，他只好依指示把车子开回公司。

苏真的别墅已经整修到最后阶段，所以最近高家晔几乎都待在别墅和装潢工人一起工作。

这天，到晚上八点多，高家晔才回到她的工作室兼住所。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黑熬日，什么互连都让她碰上了，还让她看见了抢劫，她最厌恶这种事了，一个社会败类，可惜让他跑了，换作是平常，那混帐休想逃！

她跟警卫打了招呼，便由打开的门进入大楼。这是一栋商业大楼，这种时间，大楼内部的灯几乎都已经熄了，高家晔直接搭电梯上楼。

闻人胤是因为有东西忘在公司，才叫司机把车开回公司来，拿了东西以后，他顺手关了灯，准备搭电梯下楼，却发现有人上来了。

显示着电梯停留楼层的灯号，正在往上跳，终于，停在三十六楼，门徐缓开放。

高家晔本来低着头走出电梯，却看到一双男人的黑色皮鞋在她面前，鞋子的主人穿着深色西裤，那一双修长的腿走上伸展台可以迷死一票贵妇。

她抬起头来，淡扫了闻人胤一眼，“还没下班？”

他的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光是瞄一个身形，根本不必特地抬眼看，她都知道是他了。但是今天，她却出奇的没有用冷厉的眼神看他，语气里更少了近日来的尖锐……说起来他们也有好一阵子没碰见了。

两人站的电梯前，只剩下一盏小灯，灯色不亮，隐约只看得出她身上那件深色衬衫湿了，头发也是。

“在雨中散步？真羡慕你这么清闲。”闻人胤像往日一样语带戏谑，脑中闪过了刚才在街道上看到的一幕。

“你也可以啊，外面的雨正等着你去淋呢。”她和他错身而过，始终没有再掀高眼睑瞧他一眼，与其说是一副没兴致搭理他的态度，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她看起来似乎不太有精神，连说话都不带劲了。

闻人胤狐疑地回头看着她走开的背影，她没有停下来，直接走往她工作室的方向。

他顿了一下，她看起来不太对劲……他举步若有所思地进入电梯，直到门关上了，他伸手准备按数字钮下楼时。却瞥见电梯地上有一摊雨水……一滩带红的雨水！

闻人胤眯眼看仔细，颜色虽然浅……但的确是血水！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高家晔。

是她的？

很快的，电梯的门又开了，还是停在三十六楼，闻人胤走出电梯，走向高家晔的工作室。

门关着，但没有锁，因为他一扭转就开了。

高家晔已经脱下了衬衫，上半身仅剩一件咖啡色胸罩蔽体，因此吓一跳！

她以为他已经回去了。

“大包魔！你不会敲门啊！”她很快把那件已经湿了被她丢在地上的衬衫捡起来遮身。

闻人胤已经看见了。“你受伤了？”

她右手的手腕包里着二十公分长的纱布，白色的纱布几乎都已经给血渗透染红了。

不知道她是怎么受的伤，但显然已经包扎过的伤口又裂开了，而他倒是知道伤口会裂开的原因。

高家晔皱起眉头，这男人非但没有避开的意思，还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要不是她现在受了伤，伤口正疼得要死，她早跟他翻脸了。她想起自己误会他的事了，好象苏真跟她说过后，她还没见过他。

“出去，我在换衣服。”一方面出于心里有愧，一方面是没力气了，她的语气不再那么冲。

不过，还得她开口提醒他，他是不是故意的？她又狐疑的睇视着他，一双手牢牢地抓着衣服贴在胸前。

闻人胤停住脚步，在三步距离左右看着她，他抬起视线，对上她一双充满防备的凌厉眼神，他的眼一眯，嘴角扬起嘲讽，“你别忘了这栋大楼是我的——”

“那又怎样？我又不是没缴房租！”

“你万一不测，我的大楼会成为不吉利的凶宅，怎么说我都必须防范这样的不幸发生。”他慢条斯理的把话说完。

“你才会惨死在这里！”居然咒她？高家晔气得一张本来苍白的脸都恢复血色了。

闻人胤笑起来，“看你还有力气骂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说来说去，他原来是为他的房子担心！高家晔瞪他一眼，他真的很应该感谢她正疼痛欲死的伤口，否则她还真甘冒坐牢的风险，一刀把他给宰了！

“出去。”她重新穿上那件湿衬衫，走进另一间房。

外面的办公室是接生意的地方，平常除了助理，苏真也经常在此，所以有两张办公桌。而里面这间房，靠窗的位置放着工作用的制图桌和一切工具，一旁则是摆满专业书籍的深色木质书柜，角落有一组几何图形的沙发床，正对面，是嵌入墙内落地式的收藏柜，里面塞了所有高家晔的私人用品，包括衣物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这墙面有五扇门片，其中一扇是进入卫生室的门。

高家晔并不知道闻人胤也跟进来了，她打开柜子，拿了一件衬衫转身，眼光又对上那双深蓝的眸子。

“你——”

“看你的纱布那么多血，显然伤口又裂了吧？那纱布也已经湿了，最好赶快换掉。”闻人胤先一步开口。

高家晔怔了一下，狐疑地瞅他一眼，随即冷冷地接口，“死不了人，你

放心吧！”

她转身拉开浴室门，正要进去，闻人胤拉住了她那只受伤的手！

“好痛！”高家晔差点没因此疼死，她咬牙切齿的回头，“放手！你要害死我不是？”

“闭嘴。”闻人胤拉着她，伸手就把她身上只扣了两颗扣子的湿衬衫扯掉了。

“喂！你想干什么……”高家晔一张脸顿时烫热，他该死的居然抓着她的痛处不放。

害她疼得连反抗都不成。“放开我！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色情狂——哎唷！”

他的手控制了她的伤口，在她谩骂的时候一点都不留情。

高家晔被疼痛折腾得整张转白的脸几乎皱在一块，她狠狠瞪住罪魁祸首，“你真的是杀人不用刀！”

“你再说话，要小心咬到舌头。”语气里和那双深蓝的眼眸中都不吝让她知道他的警告和威胁，而他的大掌更把她的伤口掌握其中。

高家晔就算想开口大骂，也没什么力气了，何况这个男人真的一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瞪视他的一双黑眸逐渐失去锐利的光芒，她的额际已经渗出冷汗，她不惧畏他的严威，却不得不屈服疼痛的折磨。

闻人胤睇她一眼，拉着她的手解开那条血迹斑斑的纱布……谁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以为自己能够看到一片完整无瑕的皮肤，但他仍为眼前看到的伤口而怵目惊心！

他微眯起眼，她手腕外侧的伤口呈现不规则的形状，深浅不一，大部分伤口都很深，起码缝了有二、三十针，有几处经过缝合的地方又裂开了，鲜红的血液还在流。

“怎么受的伤？”他没有发觉，他两道拧紧的浓眉几乎快打结，握着那只受伤手腕的手掌松了、轻了。

高家晔不想回答的，但那双深蓝的眼眸不放过的拟睇着她，不管他是关心还是好奇，她都必须给他答案似的。

“玻璃砸的。”她别开了视线，简短的说。她用没受伤的手抓着那件干净的衬衫遮在胸前，但仍然无法不为坦露在他面前的肌肤感到羞耻。“让我穿衣服。”

他本来以为她的伤口只要换纱布，但现在他知道她需要医生重新帮她处理伤口了。

他看看她凌乱而潮湿的头发和逐渐冰冷的身体，“你需要先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去看医生。”否则，即使伤口不发炎，她也会因湿冷的身体而感冒，甚至严重到肺炎。

他在干什么？做指挥吗？他以为她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自己？高家晔狐疑地瞅他一眼。

“我自己知道怎么做。”她无法太用力，但还是把手从他手掌中抽回来，“你可以走了。”

“你能自己洗头发？洗澡？”闻人胤睇着她。

高家晔皱起眉头，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

“我会想办法——”天！她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她转身，虽然一张冰凉的脸已经褪去血色，伤口的痛楚如火烧般蔓延

至全身，甚至连视线的焦距都开始模糊，她还是强打起最后一丝精神。

“你怎么还不走？”

她不习惯，有他在的地方，她永远都不会习惯。

他凝视着她，突然低沉的吐出一句，“倔强。”

高家晔怔了一下，心跳仿佛又加快，“关你什么事！”她堵回去，然后转身，用没有受伤那只手拉开浴室那扇门。

一只大掌突然伸过来，盖住她的手。

他的接触仿佛一道电流通过全身，高家晔有一霎时脑袋几乎空白，直到思绪拉回，她猛然抽回手，但她无法转身，她无法把视线对上他。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她咬牙恼怒的问道，生气的对象包括她自己，她气深受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的自己。

“对于想要帮助你的人，难道你就不能客气点？”他的手绕过她头顶搭在一扇门板上，状似圈着她。

“帮助？我有哪里需要你帮助？”高家晔光裸的背对着他，她瞪着门板，他的近身几乎夺光她的氧气，严重影响到她的呼息，如果这就是他所谓的帮助，她还真是感激他的“顶力相助”，一旦她提早敲开天堂大门，她发誓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大恩大德”，更别说只是对他客气点了。

“你需要有人帮你洗头和洗澡。”他压低了嗓音，在她的耳边低语。

如此暧昧的口气和行为，瞬间烫红了高家晔的耳根，她甚至听得到她的心跳如擂鼓，更别说她会不了解他的意思……即使想当作听不懂都会很造作。

“别开这么低级的玩笑！”她咬牙切齿的说，却连转头瞪视他的勇气都没有，她相当清楚那双深蓝的眼眸对于自己的影响力，她知道她如果迎上那双眸，现在只怕她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你在害怕？”他的手接触到她光裸的肩膀，他一直以为她有一副宽阔的肩膀，却没想到伸手摸到的肩膀如此纤细，让他怀疑她平常那一副磅礴的气势究竟拿什么来支撑的。

她的身体一僵，肌肤几乎因他的碰触而灼烧起来，高家晔却嘴硬得很，“我有什么好怕的！”

闻人胤扬起嘴角，“那还不进去？”

他伸手拉开浴室的门。

高家晔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倔气深深感到懊悔！

闻人胤他……不是认真的吧……

第六章

可怕的是，闻人胤是认真的！

直到他还真的帮她洗完头发，直到他要帮她脱下那件褪色的直筒牛仔褲时，高家晔再次确定了。

而他修长的手指已经伸到牛仔褲裤头那颗铜钮扣……

“等一下！”高家晔再也忍不住喊停了，她的脸不知是给浴室里的水气蒸热，还是紧张害臊的缘故，已经有如桃花一般红。

她用没有受伤的手阻止他，他已经脱了外套，和眼睛一样深蓝的衬衫卷起了袖口，两人站在浴缸外，距离近得几乎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他的手还停放在她的牛仔裤的钮扣上，而她的上半身只穿了一件胸罩，近乎赤裸，这样和他面对面，她简直窘困得想找个洞钻进去。

闻人胤抬起挑衅的视线睨睇她，嘴角甚至还扬起一抹戏谑，“你怎么了？不自在？”

该死的是被他说中了，而她岂止不自在而已，她怀疑他根本已经听到她打鼓的心跳声了！

“你……出去。”高家晔不得已举白旗了。

连蚊子挥翅的声音都能比她大，真不简单啊，原来她也会轻声细语。不过闻人胤还是听清楚了，然而他却故意睨着她低垂的脸询问，“你说什么？”

“该死的我说你出去！”高家晔咬牙切齿的吼道，那么近的距离他会听不到她说什么吗？她清楚得很他是故意的。

她这一用力，又太过于激动的缘故，使受伤已经失去太多体力的身体不胜负荷，一偏就差点倒了。

闻人胤伸手抱住了她，眸底那抹戏谑一下子消失无踪。“即使这种时候，你还是要逞强，你就不能稍微学一点温柔？”

光裸的肌肤贴在他身上，被他抱着的身子莫名的温暖，他低沉的嗓音更教高家晔产生莫名悸动，直到看见她手腕淌流的血污染到他的衬衫，她才推开他。

挺糟糕的是，她已经意识到了，他仅是施舍了一点点关怀于她，她就差一点陷入不可自拔的情网，令自己出糗……

闻人胤眯眼凝视高家晔一张酡红的脸，脑中蓦地响起原佳妍清亮的声音在说……学长，你一直是家晔心属的唯一，看到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为家晔感到高兴，这么多年来她付出的真心现在总算有了归处……

真心？这世上真有所谓真心吗？心属的唯一……在男人、女人都持着“捡石头”的心态的年代，还能有真爱吗？

如果有的话，那就让他看看什么是真爱吧……如果有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交往？”

他突如其来的话，令高家晔震住了！

是他在捉弄她，还是她在作梦……

苏真这个礼拜去了美国，回来后才知高家晔在她的别墅监工时受伤了，好象是一个工人又没把材料放好，大片玻璃倒了下来，伸手来不及阻挡的高家晔以至于受伤。

其实她不光是受伤，连感冒都染上了，听助理说今天一早她还发着高烧，是她出去帮她买药的。高家晔现在还半躺在沙发床上，盖着一条薄被。

“家晔，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嘛，别墅都快整修完成了，才出这种事，到开宴会的时候穿礼服多难看啊！”苏真会想到的只有这一点，不是她不关心家晔的伤势和病情，只是和爱美比较起来，病重和疼痛这种事怎么敌得过女人的天性。

高家晔睇她一眼，无声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

“噢，为什么？”苏真端着助理泡的咖啡，坐在高家晔的身边。

“能够担心那些芝麻小事，那么无忧无虑，不够教人羡慕？”高家晔直看着天花板，思绪看起来不太集中。

苏真眨了眨美丽的眼睛，“你这么说也对。那家晔，你有什么烦恼啊？”

高家晔一怔，缓缓地把目光集中拉向苏真，注视了她好一会儿，内心仿若有片刻的挣扎，最后她才开口，“苏真，有人跟我提出交往。”

“哦，那很好啊——等、等等！你说……有人追求你？”苏真本来还笑嘻嘻，一到真正把话给听进去了，立刻正襟危坐，紧张得连咖啡杯都搁下了。

她紧张的不是家晔有人追求，因为凭她的条件，没有人追求才怪诞。让她心急的是家晔的态度，以家晔的个性，她如果不是已经动心，考虑和对方交往，她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你慌什么？对我有意思啊。”高家晔狐疑地瞅她一眼，她没料到苏真的反应。

“你才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你会对别人动心，我以为你是喜欢胤的啊！”苏真一时心急，嘴快的把心里的话给抖出来了，真是糟糕！她小心地看向她，“家晔，我……”

“你以为？为什么你会以为？”高家晔眯细了眼，从苏真的表情和语气，她嗅见一丝不寻常的味道。“苏真？”

“那个呀……那个……我只是以为而已呀。”苏真眨着一双无邪的大眼，还企图蒙混。

高家晔瞅着她，原本以为她和闻人胤的前妻认识只是巧合，但很显然……似乎不是？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移开锁住苏真的视线，如果是昨天以前，她会为苏真可能有计画的接近她而大发雷霆，不过现在，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说真的，即使苏真真是有目的才接近她，她也不会生气了。

“家晔？”她一沉默，苏真反而不知所措，也许家晔很生气，那她是不是该考虑说出来……

“苏真，让你以为我喜欢的人是他好了，但为什么你会认为……跟我提出交往的人就不是他呢？”高家晔发现，比起追究苏真的意图，她比较在意的反而是这一点。为什么苏真就不会去想到追求她的人正是闻人胤？

“胤？”苏真的表情明显表示不可能，她甚至还说出口，“他会跟一个女人开口提出交往，那除非有鬼，不可能的。”

连苏真也这么说。高家晔皱起眉头，如果不是她自己也对闻人胤的动机起疑，她就不需要问苏真意见了。

“家晔，到底是谁啊？你快说嘛，快把我急死了！”苏真的着急是有理由的，家晔可以说是唯一能够让闻人胤改变思想的人，如果连家晔都不行，那闻人胤岂不“没救”了。

高家晔看她一眼，迟疑了一下，她又问道：“苏真，你真的认为他不可能？”

“谁？你说胤？”苏真又是一脸除非天塌下来的否定，“胤他会跟女人开口的不是交往，而是交易，我太清楚他了，他从来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有人说爱情是神话，他呢，他当爱情是笑话。我不是跟你说过，他这一辈子都抱独身主义的，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爱情这回事，更可以说，他根本认定人是善变的动物，他从来不相信有谁可以爱谁一辈子，男人、女人都不例外，包括他自己在内。”所以她才需要高家晔来改变他嘛！

“那他为什么要跟我交往？”高家晔怎么想都无法想出一个理由来，就像苏真说的，闻人胤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一直以来，他不就视她为一个麻烦吗？她不至于天真的以他会突然对自己有好感了。

苏真闻言瞪大了眼睛，她本来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是家晔一再提起他好几次了……真的是胤？

“不会吧……胤他……他说要跟你交往？”苏真的表情像听了一则天方夜谭的故事。

高家晔瞥她一眼，“有鬼吧？”

苏真愣住了，她是要撮合胤和家晔的，但是她一点也没有为这种结果高兴……

“胤他说要跟你交往？”苏真的语气充满疑惑，“怎么可能呢？”从她对闻人胤的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才对，那么突然耶。

高家晔垂下眼睑，苏真的否定让她的心莫名的发凉。

她知道了，她要的不是答案，她要的……是欺骗自己，不管闻人胤究竟为什么要和自己交往，什么理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开口了，他对她开了口，只要她答应，她从此可以靠他更近。

过去以来，这一直是她唯一的梦想，她只是想让梦想实现，让梦不再是一场梦，她要的只是苏真帮她来骗自己罢了，只要苏真说个也许、可能闻人胤也有一丝丝的真心。

她便可以不顾一切……

“家晔，那你怎么回答？”苏真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高家晔的回答，既然是胤提出来的，那她就一点也不怀疑为什么家晔会心动了。

她怎么回答？高家晔问自己，没有，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以为那是梦，她怕一点头就会醒过来，所以她什么都没有说。直到今天早晨，她确定手腕的伤口重新被包扎过，那代表昨晚闻人胤确实带她去过医生那儿，代表他真的来过这儿，真的跟她说了“你愿不愿意跟我交往”那一句话。

如果她还能以为那是梦，那么她在浴室里所发现的袖扣，也足以告诉她事实了。

“家晔？”苏真几乎无法等待她片刻的沉默。

高家晔揉了揉额际的疼痛，“你去看过别墅没有？顺利的话，今天应该可以完工了，等一下你跟小枫一起过去看看，这里我留守。”

工作室也不是完全没有生意的，最近也有几对夫妇过来，不过都是小工程，设计费用不算，工程利润并不高，她还是把重心摆在苏真的别墅上，希望未来能多接一些有挑战性的大案子。

小枫是去年室内设计系毕业的。在这里已经当了两个多月的助手，是一个认真、独立、有才能的女孩，高家晔对她的前途很看好。

“现在还提什么别墅呀！你到底答应胤没有？”苏真一急，拿起高家晔受伤的那只手猛摇晃。

高家晔霎时痛得连呻吟都出不了口，一张脸已经扭曲变形，“苏真——”

“啊……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很痛哦？”苏真一脸歉意地伸吐舌头，手指轻轻地抚摸她受伤的部位。

“你拿手去敲石头看看会不会痛！”废话嘛！

“那要看你问的是手，还是石头了，我想石头是不会痛的。”苏真还笑吟

吟地俏皮回答。“家晔，你快说嘛，你到底答应没有？”

高家晔白她一眼，瞧这女人一副非问出个答案的样子，她没好气地哼道：“还没！”

“那你考虑得怎么样？”苏真手一伸，差点又碰了高家晔的痛处，这一次是高家晔闪得快。

高家晔皱起眉头，“你再问下去，我不用考虑就可以给你答案了。”

“那好啊，你快说啊！”苏真心急地催促，还当高家晔是在卖关子，不过在接触到她投递过来的冷眼后，她意会了她的意思，很明显她会给她的答案不是抱病掐死她，就是拿刀砍了她，所以她很快站起来，“家晔，我现在和小枫去别墅哦，马上去。”

“嗯。”高家晔开了闭眼睛，吃下去的药好象也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突然疲倦得想睡。

她的答案，其实早在高一那一年就有了，只是……

高家晔想起来了，那个早年的梦。

那时候仅仅是站在远处、伫立阳台，或者蓦然回首瞥闻人胤一眼，看着他的身影，注视他离去，她便很满足，很快乐。当时如果他能够发现她，或者仅只是看她一眼，她将会是怎样的心花怒放……

曾几何时，那个早年的梦，差点教她忘了。

曾几何时，她竟希望他的眼里只有她；曾几何时，她竟渴望进驻他心里……

她张开眼，室内一片黑。

似乎正在她沉入梦乡之际，蓝蓝的天空给黑幕笼罩了。

高家晔看向窗外，那一片无垠黑色之中高挂着一轮明月，像是她心里的一盏小灯，照着她过去的回忆，令她重拾起点点滴滴一段甜蜜的单恋。

她扬起嘴角，心情豁然开朗了。

灯陡地亮了！她眯眼转头看向那个为她开灯的人。

是他。

“你醒了？”闻人胤走进来，“苏真刚才离开，她说你还在睡。”他没有说，苏真要他照顾她。

“我好象睡了很久。”高家晔若有所思地凝视他，那双深蓝的眸子里，倒映着她的影子，他也正看着她。

他突然伸手抚摸她的额头，“退烧了。”

她扬起嘴角，“我的身体一向很好。”

“此时此刻，你认为有资格说这句话？”他睇着她，戏谑了一句。

“身体好才会复元得快，我有说错吗？”她掀开被子，小心着受伤的手腕坐起身。

闻人胤啾着她，总觉得她似乎有哪里看起来不太一样，又看不出是哪里不同。

高家晔站起来，站在他面前，迎上一双深蓝的眼眸，她看着他，“你还记得自己说的话？”

闻人胤沉吟了一下，他点头。

“还算数？”她问道，她要确定，身和心，现在都是她最清醒的时候。

他点点头，手插口袋里，“你的回答呢？”

她的目光炯炯有神，“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交往？”

闻人胤的嘴边扬起一抹嘲弄，“你是一定要问到理由才肯答应吗？”

高家晔凝望着他，这一张曾经在她梦里出现千百回的脸，随着岁月成熟多了，而当初暗恋他的荳蔻少女发现，十多年来她的心不曾有变，甚至惊觉自己是真正爱上他了。

她扬起嘴角，抬起没有受伤的手搭上他宽阔的肩膀，然后绕到他的颈项后面，她勾住他，稍微踮起脚尖，让自己红润的唇瓣碰上他的。

仅是轻轻一个接触……“这就是我的回答。”

她吻了他，手缓缓从他颈项滑下来，离开他的肩膀，她移动脚步，从他身边绕过，往他身后走去。

闻人胤对这意外的吻有一刻怔忡，他徐缓转身，“你去哪里？”

“厕所。”她拉开一扇门，头也不回的往里面走。

闻人胤翻起白眼，好象从幻境中一瞬间跌落现实的感觉，她就不能挑个文雅的用词吗？

高家晔盯着浴室里的镜子，看着镜中的人一脸绯红，她扬起嘴角。

她已经知道了，她愿意和闻人胤交往，是因为她爱他。

爱，不需要理由。

什么叫交往？

应该可以说是男女互相给彼此更亲近对方的承诺吧。

如果吵嘴、抬杠也是一种亲近方式的话，那他们的确有在交往，而且有半个月之久了。

这一晚，苏真在别墅办了一场舞会，身为此别墅的室内设计者的男朋友，苏真理所当然邀请他出席，但是在前来之前——

“我不参加！”闻人胤一个没得商量的断然语气。

苏真看向高家晔，高家晔则睇向闻人胤，“你有事吗？”

“没有。”坐在办公桌后，他支着下巴，状似优闲，倒的确是用心在看一份企画书。

“那为什么不去？”高家晔双臂环胸，站在办公桌前俯视他。

苏真倚坐着桌面，灵活的眼光来回看向他们。

“不喜欢。”闻人胤眼都没抬，一句话干净俐落。

眼看高家晔蹙起眉头，苏真赶紧开口，“胤，你难道不想看看家晔的才华？她帮我设计了一流的别墅呢。”

“是啊，看这张帐单我也知道。”闻人胤不免要充满嘲讽，手指一弹，一张苏真放于他桌面的设计和工程费用价目表飘了一下，上面跳动的数字若要四舍五入都够八位数了。

“胤，那是你答应给人家的生日礼物耶。”苏真噘起红唇。

“我有说会食言吗？”闻人胤于是很快开了一张支票递给她，免得落她一个小气的口实。

“胤，你最好了！”苏真开开心心地拿过那张支票。

“不去就算了！苏真，我们走吧。”高家晔一个转身，自个儿先走。

“耶？等等，你不能就这样走啊！”苏真赶紧拉住她，“怎么可以他说不去你就随他，这样不对啦！”她真搞不懂，这两个人真的开始在谈恋爱了吗？看不出来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嘛！

“那要怎样？跪下来求他吗？”高家晔狐疑地睨着苏真，闻人胤都摆明不去了，她还赖在这里干嘛！

闻人胤扬起嘴角，“不错的方法，那也许我还会考虑。”

高家晔回头就给他一个白眼，“你不必去了！”

“你不希望我去？”他挑眉，心里难免要狐疑了，这女人真的暗恋他十多年？

“我不勉强你去。”高家晔摆出一脸不在意。

事实上，在她的心里，她还真是希望他去看看的，不能否认，因为她在乎他，更希望他能去看她所设计的房子，她渴望得到他的赞赏，但更因为太在乎他，看到他对她的事这么不在意，内心里的那股渴望就更容易转为赌气。

“你不希望我去。”闻人胤瞅着她，笃定地说。

高家晔随即瞪向他，“对，我不希望你去，你最好别去！”可恶！他居然还把理由推给她！

闻人胤略微沉吟后说道：“那我要去。”

高家晔反而因为他改变主意而楞住，心里却有掩不住的雀跃。

“不是不喜欢吗？何必勉强自己呢？”她嘴硬地说。

“那就要问你，明明希望我去，何必口是心非？我说过，女人还是要学一点温柔才讨人喜欢的。”他看穿了她，还给揭露出来。

高家晔瞬间哑口无言，一下子血气全冲上双颊。她真是给他气得咬牙切齿！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她是那么爱他。

苏真的眼光来回看向两人，在高家晔炯亮而盛气的眼眸里，其实藏着款款浓情，但是闻人胤，那双深蓝的眼眸却依然是那么深冷、那么自我而自负。那一双眼，难道家晔看不出来，他根本……

在宴会之中，苏真看着闻人胤那一双深蓝色眸子，她希望闻人胤只是将他家晔的情意深藏起来了，而不是像她所见的那样，丝毫没有恋爱的感觉。

难得的，今晚高家晔换上了一袭质感柔软的黑色礼服，头发也绾起来了，长长的裙襻刚好掩盖了鞋跟，左边高衩直开到大腿，上身是半裸肩设计，好象整件礼服就靠着右肩上的钻石别针撑着似的。

然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这袭礼服尤其穿在高家晔修长高挑的身上，显得更加性感撩人，也引人无限遐思。

这当然是苏真的杰作，她就是故意的，给平常疏于打扮的高家晔一身感性的装扮，再加上高家晔本身一张美艳的脸蛋，她要让闻人胤看到他的女人风靡全场，艳惊四座。

高家晔习惯中性打扮了，平常要她穿一条裙子，可以说等于要她的命，她会觉得府烦得要死。而今天，她也是穿得很勉强，而之所以肯勉强自己，全是为了闻人胤……只希望给他一个不同的印象，最好是能够令他着迷，当然，嘴巴上她说什么也不会承认。

愚蠢的是，她居然期待他能够懂得欣赏……

“穿这样，你不怕着凉？对了，反正你抵抗力强，不用怕嘛！”闻人胤端着酒，站在高家晔身边，用斜眼睨着她。

那么多男人看着她，一双双仰慕的眼光，独独他例外！她就在乎他而

已，却偏偏他不是众多爱慕眼光里的其中一个！高家晔真想把手上的酒往他身上泼，他让她觉得自己那么为他打扮的行为简直白痴到极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别做。应该还记得你上次泼我一桶水的下场吧？”闻人胤提醒她。

“不必你提醒我的初吻是怎么被一个禽兽掠夺的！”高家晔就是因为没有忘记，所以酒杯还稳稳拿在手上。

闻人胤瞅她一眼，然后环视整个大厅逐渐来齐的宾客，他突然微眯起眼，“又是苏真搞的鬼？”

高家晔知道他说着什么，她啜饮一口香醇的美酒，“你应该感谢她。”

“感谢？你没睡醒是吗？”闻人胤瞅着她讥讽道，脸上明摆着一副被蒙在鼓里的不悦。

“你才脑障！她招待你的客户为你做人面，你还不知感激。”才说就有一位客人向他们走过来，高家晔嘴上驳回他的话不断，脸上却带起笑容。

“你没搞错吧？我的客户给你们拿来打知名度、拉开市场，利用完了还要我感激？依我看你手腕的纱布应该拿来包脑袋了。”闻人胤将时间利用得刚刚好，一把她损贬完马上扬起嘴角，“杨董，欢迎。”

“闻人啊，听说这位美若天仙的小姐是你的女朋友啊？看看那一群年轻人，有你在，一个个不敢靠过来了。”这位白发苍苍的杨董倒是位风趣幽默的老者，“介绍给我这个老人家认识不打紧吧？”

女朋友……这种感觉……好奇怪啊！高家晔居然开始脸红热燥起来。她仔细一想，这还是她和闻人胤第一次以情侣的身分一起出现……

“喂！”闻人胤已经对杨董介绍过高家晔，转头却看见她在发呆，指关节一弩就往她受伤那只手腕敲去。

高家晔脸一皱，同时还被吓一跳，一回神就往他瞪，“你做——”

闻人胤伸手从后面勾往她腰际，大掌只隔着一层薄软的衣料紧贴在她纤细的腰身，高家晔立刻被他这亲密举动弄得浑身不对劲，一颗心更陡然跳了起来，连胸口都开始剧烈起伏。

“这位是洋信公司的杨董事长。”他瞅着高家晔，从她的表情到反应没有丝毫遗漏。

“杨董事长。”她已经开始觉得呼吸不顺畅了。

这时候闻人胤却似乎故意似地收紧手力，将她搂得更紧，手指甚至若有自似无意的在她的纤腰游移。高家晔因此而倒抽了口气。

“家晔，这别墅你设计得太好了！”对生活品味要求甚严的杨董，难得露出喜悦和欣赏的眼光。

“谢谢。”高家晔一颗心全系在腰际那只不安分的大掌上，她开口知道，他是故意的。

“杨董，她只是玩玩而已，你太夸奖她了。”闻人胤转头给她一个微笑，在外人眼中，那可是一个令人称羨的亲昵笑容。

高家晔差点把两手掐上他的脖子，虽然说她是利用了他的客户广为自己宣传，但他居然说她只是在“玩玩”！他这样报复实在太可恶了，她可是很认真在为自己的事业打拚！

“闻人，我看是你想把美人独享吧？是不是想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在外头抛头露面啊？”杨董笑呵呵地调侃他，“我懂、我懂，如果我是你，我也要这么做了，这么一个才貌兼备的美女，不小心把她看在身边的确是很危

险的。”

高家晔一怔，虽然清楚老人家在开玩笑，仍不知不觉为这个说法而面有赧赧和羞意。

让她意外的是，闻人胤居然也只是笑，好似给人说中了似的。

奇怪，明明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高家晔心里仍不免一阵有被疼惜的兴奋，连正要反驳的话也咽下去了。

“不过啊，我想请家晔加入幻景山庄那案子应该没问题吧？”杨董按着说到重点。

“幻景山庄？”高家晔嗅出一丝生意上门的味儿，立刻把精神振作了。

“是啊，那是我跟闻人合作准备要在南部开发兴建的一座高级住宅，你有兴趣的话，跟闻人拿资料去看看，我喜欢你的设计风格，有你加入，房子一定能够卖得更好。”杨董瞥见有人跟他招手，便握一握家晔的手说：“我等你好消息了。”最后他还不忘加一句，“我有个儿子哦，你跟闻人如果分手了，就来当我的媳妇。”

他笑着走开，高家晔随即转头，“我想看幻景山庄的资料。”

闻人胤盯住她那双发亮的眼睛，以及那张神采奕奕的容颜，用一张若有所思的神情审视良久。

高家晔莫名地为他这一深沉的拟望而脸红，她不自在地推了他一下，“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闻人胤转移了视线，脸上掠隐过一丝恍惚，他又沉默了一阵，才开口，“你真的对幻景山庄有兴趣？”

高家晔狐疑地瞅着他，他的话里面似乎有玄机。

“我有兴趣，但要看大老板肯不肯赏脸了？”她对自己的才华有自信，而这股自信将她衬得更为出色和亮眼。

闻人胤徐缓地又把焦距锁在明亮的脸蛋上，他略微眯眼，深蓝的眸子深邃得几乎将高家晔的灵魂吸引去，她只能凝视他，任凭他把她的情绪挑弄得愈来愈难安定，连心律都不整了。她的眼里如今除了他，再也没有宾客，甚至遗忘了整个世界。

闻人胤扬起嘴角，“机会要靠自己争取，你想要……就表现给我看吧。”

表现？她不懂他的意思，难道这栋她精心设计的别墅，还不够给他看她的表现？

她一直看着他，看着那双沉蓝的眸子里慢慢闪过的光影……她忽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高家晔差一点不能呼吸！

第七章

“你一直住这里？”

高家晔看着四周，这间单层单户一百多坪的电梯公寓内设计得很美，却有一份沉冷，感觉不到一丝居家的温暖气息，倒比较像完美的样品屋。

闻人胤坐进沙发里，抬起深蓝的眸子望着她，“你是来看房子的，还是

来说一堆废话？”

高家晔不得不把视线转向他，她用睥睨他的方式掩饰内心的澎湃和几乎跳脱出喉咙的心儿。

“那么你要我说什么？天气很好还是鸟语花香？”她一句嘲讽回去。

“你在说什么？那么快就到了需要找人陪你谈天说话的年纪了？还没老就别开始痴呆。”他靠向椅背，双臂环胸，依然以讥嘲的眼神睥视她。

高家晔的火气没一会儿就升腾，她直接把手里的皮包往他丢去！

“要找我吵架不必特地来你的房子吧！”嫌平常吵得不够是吗？他到底懂不懂得说一点好听话？平常就光会嫌她不够温柔，自己也不检讨！

闻人胤稳稳接住她扔过来的皮包，然后往旁边一丢，“看样子你对幻景山庄的案子是没有兴趣了。”他睥向她，“那你还跟来做什么？好玩啊？”

高家晔从头到尾就没有把这件事遗忘过，只是，都是他说了什么“表现”，碍得她有口难言……

“你看过我的设计了，觉得怎样？”她已经不奢求得到他一句赞赏，但必须要他给一个评价，一个她是否有资格参与幻景山庄的评价。

闻人胤揪住她，嘴角扬起一抹洞悉她的微笑，“你怕什么？担心我做了赔本生意吗？那也是我的事吧。”

“那是说我的能力不够啰？”高家晔走近沙发，拿起她的皮包，如果是这样，那她就用不着再待下去了。

她转身一刻也不耽搁的往门口走。

“喂，我说了吗？”闻人胤皱起眉头，这个女人真的认为他会拿一笔上亿美元的案子给她玩？

高家晔转头，“那到底怎样？”

他瞅睇她有好一会儿，“你似乎还不了解，如果我不承认你的能力，就根本不可能给你机会。”

高家晔脸上的神情这时候松了，一抹掩不住高兴的笑意自嘴角浮起，他发现他随便说一句，都比一个晚上屋子宾客给她的赞美要来得有分量，而她现在才知道她在乎他认同的程度远超越她所能想象。

她走近沙发，走近他，站在他的面前。她俯视他，依然是那袭性感的黑色礼服，她不知道她美艳的脸蛋在他的面前已经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妩媚……闻人胤微眯起了眼。

“你要怎样给我机会？”她放低了音量，和他目光相交的眼神纯粹剩下一份私人的挑衅，不再牵涉到公事了。

他伸出手，拿过她手上的皮包丢到一旁，伸手对她做出邀请。他不强迫她，他要她心甘情愿。

高家晔把手交给他，在一双深蓝眸子的凝望下生到他身边。

“给我看你的表现吧。”闻人胤的声音转为瘁瘁，低沉而更为诱人。

那双深邃的眼神存看着她，只看着她……过去的她不敢梦寐有这一刻，高家晔伸出略微抖动的手指抚摸他的黑发，发质比她想象还柔软，她那只受伤的手也抚上他的脸庞，滑过冷硬的轮廓线条，直挺的鼻梁，手指颤动了一下，才停在他形状完美的肩上，他有一张迷人的脸孔吸引着她……

她靠近，让她的唇接替她的手贴上他的唇瓣，这时候她同时感觉到一双大拿圈住她的腰。

闻人胤锁抱住她，由被动转为主动。

他的吻亲密而热情，不再像上一次掠夺她初吻时那样冰冷了，在一串绵密的吻之下，高家晔觉得自己快融化了。

她的手攀附着他的颈项，他放下了她绾起的长发，手指甚至掠过其中，紧接着她倒抽了口气，因为他的手竟探入了她衣服内，抚摸她浑圆的胸部……

“你爱我吗？”闻人胤突然在她的耳边询问。

高家晔的脑袋早已一片空白，哪儿还能思考，她成全自己激奋的感情点点头。

事实上，她也没考虑过要否认这一点，她早是爱他的，深爱他的程度，绝不是他所能想象。

他拿下了她眉头那支系着整件礼服安危的钻石别针，只用手按着，还不让衣服滑下，他吻着她的耳朵。

“告诉我，你爱不爱我？”他坚持她用说的，他要听。

高家晔感觉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一样，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

她也希望他能知道……

“我爱你。”这一句话，在她的心头藏了多久了，她总算能够对他说了，他不会知道她这一刻的心情。

高家晔没有发现，她发热的眼中闪着晶莹。

闻人胤放手，质料薄软的黑色礼服一下子滑落，而她的胸罩早已被他解开了，他将她赤裸的身体放低，让她躺卧沙发里，他拉下脖子上的领带，解开衬衫钮扣，结实而宽厚的身体压上她。

高家晔被带进一股难以自拔的情欲激流里，并且深深地沉沦下去。

光影映照着迷于彼此、索求着彼此的两人……

高家晔是第一个沉睡在这张床上的女人，闻人胤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带她回来，他可以带她到饭店、到任何一栋别墅，但他却带她回来。

他不否认，昨晚宴会中的她确实吸引了他，她那双炯亮而自信的眼神，确实有一霎时令他迷失在其中。

他点起烟。他极少抽烟的，只有在需要抚平某种情绪的时候，他才会抽烟。

他转头，深醉的眼眸凝视一张还在睡眠中的美颜，他伸手轻轻拨开她脸颊上的发丝。

不曾想过他有可能把一个女人固定在身边，即使是现在，他也无法去想象。

他对双亲的记忆停留在五岁那年，之后他被送进孤儿院，在那里度过十一个没有温情的年头，十六岁时他就离开孤儿院，自己半工半读了。

记忆里，只有他的父母背对背的画面，听说那两人是恋爱结婚，但不到三年感情就变质了，对彼此不闻不问，连带对生下的孩子也似乎没有感情。他并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死的，他也不感兴趣，但他记得他们俩死以后，没有一个亲戚肯领养他，他像颗麻烦的皮球被人踢来踢去般，没两个月就进了孤儿院。

闻人胤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他活了二十九年的岁月，除了提拔他的苏董事长，身边似乎都是一些感情浅薄的人。

连他自己都不例外。

他在烟灰缸点了下烟灰，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身边熟睡的女人。

他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对高家晔，一开始是在知道她的感情以后，才在着半捉弄、半探询的心态提出交往，他一直就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爱情存在，即便是这一刻。

闻人胤微眯起蓝眸，但是他却必须承认，他的确是挺欣赏她的。

也许，任感情自然的发展下去也不错吧？

他扬起嘴角，俯身在她颊上亲了一下。

如果，她真的爱他、暗恋他那么多年，那也许，他也可以试着释放感情……也许。

自从苏真的别墅宴会后，高家晔设计工作室就动起来了。

半个多月来所接到的案子，包括幻景山庄那一件，高家晔的工作几乎排到年底了。

接近七月，天气愈来愈热，高家晔和闻人胤的感情似乎也在加温之中，但这是就苏真所看到的而言。

白天就别说了，晚上这两人似乎经常在一起，自从宴会之后。

苏真瞅着高家晔，而后者正忙着设计图。“家晔，你最近容光焕发耶，和胤处得不错哦？”

“是啊，没打架。”高家晔皱着眉头，正为设计图在构思。“苏真，跟招庆联络过没有？”

“谁是招庆？”苏真没头没脑地接道。她一跟家晔谈胤，家晔就岔开，开话题。

“什么谁，是一家铁件制作公司！”高家晔摇头，“那是负责帮我们做楼梯、扶手、景观窗户、阳台护栏之类的承包公司。我告诉过你了吧？”

苏真想起来，家晔早上是说过。她伸伸舌头，“我跟小枫说过了，她说她会去联络嘛，所以我想我就不用记了嘛。”

“小枫自己的工作已经忙不完了……我看我们还得再请个助理才行。”高家晔完全不敢指望苏真，这女人就只会投资出钱开公司。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我马上找人来应征。”苏真自告奋勇，琐碎事她没兴趣，说到“看人”部分，那可是她的专长。

“那就交给你了。”高家晔依然埋首于设计图。

苏真撇起唇瓣，没一会儿，她又攒起柳眉，“家晔，你跟胤交往这一个多月，问过他没有？”

“问什么？”

“爱情呀！他爱你吗？”苏真夸张地问道。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高家晔怔了一下，抬起头瞥她一眼，“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他那种人，哪可能说啊！”苏真马上啐道。

“你都知道，又何必问我。”高家晔又低头忙她的设计去。

总而言之，这就是她给的答案。

苏真瞅着高家晔，看她那么忙，再待着实在也没趣，便站起来。“我要去‘我必’喝杯咖啡。”

“我必”是她们常去的一家咖啡厅。

苏真离开后，高家晔的思绪不由得飘到方才苏真提出来的问题上。

闻人胤爱她吗？她不知道。

他们之间似乎不像一般情侣，她也无法想象闻人胤有可能会和她“谈

情说爱”。

到现在，他们的相处模式维持以往，些微的改变只在于他最近的语气不再那么尖锐了，从戏谑转为调侃，起码她不会再被他气个半死。如果说，这是他开始对她温柔的表现，她也不会否认。

最近夜晚，他们几乎都在一起，他虽然不曾对她说过爱情，但是能有目前，她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他爱她与否，她不是不在乎，只是比起十多年来的单恋，她很珍惜目前的拥有，她愿意等他。

回国至今，高家晔还未跟老朋友联系，实在是因为太忙了。

“哈！高家晔，你总算想到来找我了。”原佳妍双臂抱胸瞅着她，并且让出路请她进入她的小天地。

“大竣告诉你的？”高家晔问道。也是蒋家竣说了，她才知道原佳妍也在台北。原佳妍是高雄人。

“还要他来说，台北这么小耶。”原佳妍拉把椅子，“坐吧，我这里家徒四壁，椅子就两张，还好你一个人来，否则我这个主人就得坐地板了。”

高家晔放下皮包，坐下来以后，她瞅着原佳妍，从进门到现在，原佳妍就一直说些话中带兴味的話。

“原佳妍，你在卖什么关子？”高家晔的眼光随着原佳妍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看她没一刻安静的，她仍然没什么改变。

原佳妍先打开小冰箱拿了一瓶优酪乳给她，又找到吸管拿给她，然后开了昨天朋友送给她的蛋糕，最后才在椅子坐下来。

“家晔，你太不够朋友了哦，净忙着约会，老朋友都不顾了。对了！就是有异性没人性！”原佳妍最后才想到一句贴切的话来数落她。

高家晔立刻会过来了，想到的第一个会泄密的人就是蒋家竣。“大竣那大嘴巴！”

和闻人胤交往后，朱嫫也知道了，而蒋家竣，他当然也不可能会不知道。

“你别误会人家蒋家竣了，才不是他告诉我的。”原佳妍喝一口优酪乳，吃一口蛋糕。“你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是你看到的？”高家晔这才明白过来，难怪她说台北小。

“对呀，有人忙着和初恋情人‘团圆’，都没注意到我呢。”原佳妍眼里闪着戏谑的光芒。

高家晔白她一眼，不过心里并不在意这种调侃。

高家晔眼中一片柔和之色，完全是陷入热恋的幸福光辉，原佳妍也笑了起来，其实她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高家晔现在这模样，这很千载难逢呢。

“家晔，你跟学长现在很幸福哦？”她笑嘻嘻地道。

“干嘛？你又想当广播电台到处广播了？”高家晔看她那不安分的眼神，不用想都知道。

原佳妍马上就不服气，一下子把嘴撅得老高，“好啊，高家晔，枉费我帮你说了那么多好话！”

“你在念经啊，说什么好话？”高家晔不解地问道，她哪里需要人家帮忙说话？“佳妍，你向谁说？”

“还有谁，当然是学长，你的现任情人啊。”原佳妍扭起腰，唯恐高家晔

不知地自己邀功说起细节来，“看到你们约会以后，又有一次遇到学长，我跟他说你对他一往情深、一片冰心，我还跟学长说要他好好珍惜你呢！我这么好心帮你，你居然不知道感激。”

什么！闻人胤已经知道她过去一直暗恋他的事了？高家晔霎时脸色潮红，她都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那家伙居然提都没跟她提过。

真稀奇，以他的个性，是应该会好好糗她一顿的。

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提过这件事？

“佳妍，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为什么她会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高家晔不由自主地微眯起眼。

“多久……忘记了耶，就有一次我看到你们俩在咖啡厅啊，后来没几天我就遇到学长了，好象挺久了耶。你问这个干什么啊？”原佳妍狐疑地看着高家晔严肃的神色。她说了什么不应该的话了吗？

“我从来没有跟他到过咖啡厅啊，你会不会看错了？”交往以来，她和闻人胤从来不曾到咖啡厅约会过。

“我不可能看错的，那天我还看到高妈妈也在场呢，就在‘我必’啊，是你自己忘记啦。”原佳妍提出更有力的证明。

我必……高家晔想起来了，是母亲初次上台北来找她时，那已经是四月份的事了。

她突然傻了！

那时候她根本还没和闻人胤交往！

原来……他是知道了……才……

为什么？他为什么……

“家晔，怎么啦？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瞧她的脸色都发白了！原佳妍吓了一跳。

“没有。佳妍，我改天再来找你。”高家晔站起来。

“家晔，你没事吧？”看她的样子，她怎能放心。

高家晔顿了一下，转身对她扬起嘴角，“下次多找几个老朋友一起聚聚，好久没看到他们了。”

原佳妍瞅着她，点点头。

“那……再见了。”高家晔摆手，走出小公寓。

看样子应该是没事吧？原佳妍看着高家晔远去的背影心想。

原来闻人胤已经知道了，是因为这样，他才和她交往？但为什么？是感动还是想玩弄她？是为了捉弄她还是等着嘲笑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到底……

高家晔甩甩头，她不应该一直往坏的方面想。

难得一个好好的假日，完全因为这一件事而破坏了，她回到隼鹰大楼，选择以工作忘掉不愉快的烦恼。

闻人胤两天前因公事到日本，预定要到今天晚上才会回来，两人本来约好一起晚餐，但是现在，她不知道她是否能若无其事面对他，她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出口质问他。

“让我进去！我要找——家晔，我总算找到你了！”

警卫室里冲出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拦住高家晔。

她抬起头来，“JASON？你为什么在这里？”

高家晔的反应慢了许多，整个心思还为闻人胤缠扰着。

“那还用说吗？我是来找你的啊，我找得你好苦，甜心。”他搂住她的腰，迫不及待的想索吻。

他居然找得到她？

高家晔别开脸，用手挡住他凑过来的嘴巴，“JASON，你再做这种事我要生气了。”

“宝贝，你真无情，可知道我有多想你？”不能吻她，他依然还是按着她不放。

“你怎么还不死心？”高家晔皱起眉头，“可以放开我了吗？”

她之所以连挣扎都放弃，是因为JASON习过武术，中国功夫、空手道、合气道、西洋剑等等都通，跟这个高大、孔武有力的男人比力气，她除非是脑袋有问题。

“不！我一放手你又跑了。”他贴得更近，“你知道你失踪时，我有多紧张吗？我找了你好久。”

“你以为我喜欢，是谁造成的？”高家晔没好气的白他一眼。

“是我的错，我知道。但是宝贝，那也是因为我爱你啊。”他的声音大得生怕有人听不到似的。

高家晔翻了个白眼，这黏人的家伙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瞥见附近一双双投过来的好奇眼光，她真想有个洞可以钻进去。

“你可不可以控制一点？这里是台湾，你以为还是美国吗？”她咬牙切齿低声斥责这个中文程度很好的美国男人。“放开我啦！”

JASON非但没放手，甚至把高家晔抱得更紧，“不管台湾还是美国，我要全世界的人知道我爱你！”

高家晔忘了，这个男人如果不是这么死皮赖脸，这么一相情愿，这么不肯放手，她现在又怎会在台湾。

JASON是她在美国工作时的老板，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室内设计师，她敬慕他的才华，但对他猛烈的追求攻势却不敢苟同，最后只好逃离美国。

她没想到他会追到台湾来，还找得到她。

“JASON，你再也不放开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高家晔是给他留面子，才放低音量，但不表示她可以继续忍受他的纠缠。

她的语调很明显，如果他再不放开她，他的重要部位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他一点都不怀疑高家晔在这一方面的行动力。

“我可以放开你，但是你不能再离开我，我要跟你一起。”JASON很明白而且强烈的表达决心。

高家晔叹了口气，“好吧，你跟我进去。”

JASON这才满意的放开她，“刚才那些警卫说你不在，不肯让我进去等你，我以见不到你了，差点跟他们吵起来。”

虽然放开她，他依然把一只大掌搭在她的纤腰上，高家晔只想尽快消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勉强不跟他计较了。她跟警卫说了一下，很快的揪着JASON进入大楼内。

谁也没有注意，一辆黑色奔驰从刚才就停在不远处，后座的车窗早已经降至一半，一双深蓝的眼眸直盯着消失在大门口的一对身影，目光愈来愈森冷。

“家晔……”

“JASON，我早就说过我们不可能，为什么你不死心？”高家晔双臂抱胸看着他，远远地和他隔一组沙发站着，不准他靠近自己。

“为什么？我不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机会？我是那么爱你。”他从来自信满满的眼神每每在高家晔面前挫败。

JASON 是个相当杰出的男人，他三十一岁，出身豪门，双硕士学位，又是知名室内设计师，长相迷人，热情又幽默风趣，身边多得是女人任他选择，但他偏偏单对高家晔用情，他追求她两年多了，却依然不能打动佳人芳心。

“JASON，我喜欢你，因为你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才能，对我来说，你是一位良师益友，我一直很感谢在美国那一段时间你对我的提拔和照顾，但是感情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的，我有深爱的男人。”高家晔想到闻人胤，心绪不由自主地浮乱起来，清楚感情无法强求是一回事，心情上的怅然和失落感却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可是你也说过你是单恋，那个男人也结婚——”

“他离婚了，而且我们已经在一起。”高家晔直看着一双碧眼从惊讶转为失望，最后黯沉下去。

她知道她对 JASON 没有责任，但终究因无法回报他的感情而多少衍生起内疚和同情。

尽管如此，她也很难开口安慰他，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这种老掉牙的台词，她可说不出口。

“这么说，我是完全没有机会了？”他很明白高家晔对那个男人的深情，但就是一直以为那个男人已婚，高家晔不可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才一直不放弃追求她，他以为有一天可以感动她的，却没想到是她感动那个男人。

“JASON，我还是很感谢你特地到台湾来看我。”高家晔几乎是松一口气，她终于让他放弃她了。

JASON 睇她一眼，“可是你们还没结婚吧？那表示我还有机会。”

“JASON！”高家晔差点被他气炸，这家伙真是顽石。

“我是认真的，除非你结婚，否则我是不会放弃的。”JASON 双臂抱胸，一双迷人的碧眼熠熠生辉地凝视她，“家晔，要我放弃还有一个办法，把你着迷的家伙带来给我看。”

这家伙好大的口气！高家晔直瞪着他。

“为什么？”他该不会买杀手埋伏吧？这家伙的个性不是没可能的。

“你是我看上的，比不上我的男人没资格拥有你。”他得要亲自评估他的情敌。

“喂！你搞清楚，我可不是你的私有物！”高家晔掀起腰，她就是看不惯他这一点！

“你不肯也无所谓，反正我人已经在台湾了，那家伙我迟早会见到，在这之前……亲爱的……”JASON 又想靠近她。

“你站住！”高家晔咬牙切齿，“他出国了，你现在见不到他！”

“这么不巧？”JASON 皱起眉头，“我下个礼拜就得先回国，他什么时候回来？”

“晚上。”这家伙为什么不现在就滚回去！高家晔心想。

“那很好，你安排我们见面。”

看样子，他是打定主意非见到闻人胤不可了。高家晔瞪他一眼，这个

橡皮糖！

不知道闻人胤他会怎么想？

然而，今天晚上高家晔是无法知道这个答案了，她打过闻人胤的移动电话，但一直打不通，只好打电话问负责去接他的司机刘少奇。

“还没回来？他不是今天晚上回国？”

“呃……总裁临时有事，所以还留在日本。”刘少奇拿着移动电话，手却颤个不停。

“他跟你联络过？”高家晔的声音有一丝狐疑。

“是……不、不是！呃……我是说，是……总裁的助理赖先生跟我说的，他这一次也跟总裁一起去日本……他也说，总裁好象很忙，所以……”刘少奇一边对着电话那头战战兢兢，一边忙擦冷汗。

“原来。我知道了，谢谢你。”高家晔收了线。

刘少奇可以说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对于不擅说谎的他来说，这真是一件苦差事。

他收起电话转身，“总裁……”

“没你的事了，你走吧。”闻人胤说了一声，继续喝他的酒。

“那……我晚一点再过来接总裁？”这里是会员制的私人俱乐部，他的老板并没有约任何人，而是一个人在包厢里喝酒，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情形。

“不用了，你回去。”闻人胤抬起一双沉冷的蓝眸。

“是……是的。”刘少奇赶紧垂下头，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那双深邃幽冷的目光，就是敬畏得紧。

包厢里终于剩下闻人胤一个人了。

他盯着晶莹的酒杯，心想如果人的心可以像里面的液体那么容易透视，他或许……

家晔这几年在美国一直还是形单影只呢。

闻人胤一口喝掉杯中的烈酒。

哼！形单影只……好个形单影只！看样子被戏弄的人好象是他了。

心属的唯一……真爱……深情……好笑他居然还会去相信，真是可笑！

他继续给自己倒酒。他不是喝闷酒，而是在庆祝，庆祝他终于看清了事实。

事实证明他终究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天长地久！更没有永恒不变！什么爱情？哼！

人啊，终究是善变的。

她，高家晔，和他，闻人胤，都是……都是……

一段爱情……试验爱情，到此为止了。

他其实知道，看到她和那个男人亲密的在一起，只是让这一段试验性质的感情提早结束罢了……他，迟早都会和地分手。

因为，对于一个对爱情一直抱持质疑态度，对永恒更加嗤之以鼻的人，谁能期待他会好好经营一段感情，他自己都不会相信他可以。

提早分了……也好。

一双深蓝的眼眸，专注地盯着透明的液体，目光缓缓转沉、转冷。

第八章

七月底了，难怪暑气逼人，在这样的热暑里 似乎每一件事都跟随着炎热的天气不对劲了。

一个礼拜了，她已经一个礼拜找不到闻人胤 还好，JASON 先回美国去了，少一个烦她的人，耳根子终于清静许多。

“洁蕙，他不是已经回台湾？”高家晔现在问的是闻人胤的秘书，身为一个秘书，她应该最清楚闻人胤在哪里。

“总裁是回来了，不过，他到台中的分公司去了。”方洁蕙直视着高家晔，目光清澈自然。

高家晔看着她，最后垂下眼睑，“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总裁今天可能不会回公司了。家晔，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

她瞥一眼方洁蕙，在那双眼里，她看到了一抹同情和关心。高家晔扬起嘴角，“谢谢你，我没事……我昨天去看过医生了。”

“是吗？可是你……”方洁蕙突然住了口，没再说下去。也许，她是因为见不到闻人胤，才神色皆憔悴的吧？

果然，跟她老板那样的男人交往，连强悍坚韧如高家晔也受不了。

“那么，我得去工作了。打扰你了，洁蕙。”高家晔转身回到工作室。

她不想往那方面想，但闻人胤一直没有和她联络，让她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故意避不见面。

但是为什么？他为什么突然不见她呢？不过也许他不是突然避不见面，而是在他出国以前就决定了也说不定。

如果不是有事情得告诉他，她也不会这么急着找他，让自己的急切表现得这么明显。

一双原本炯亮的眼神，何时起已经沉黯下来了，那夺目的光彩几日来已被沉郁给取代了。

八月初，天气热得愈来愈骇人了。

“他在开会？”这么说他总算是在了。找了他十多天，让高家晔的心由热转冷，由急转淡了。“在哪里？”

“第一会议室。家晔，我跟总裁说过了，我想，总裁他开完会就会去找你。”方洁蕙对她说。

“他不会又溜了？”高家晔忍不住讥嘲自语。

“你说什么？”方洁蕙抬起一双疑问的眼眸。

高家晔无奈的笑了笑，“洁蕙，谢谢你通知我，我去会议室等他。”

“可是……会议才刚开始，也许要两、三个小时才会结束。”方洁蕙看看腕表，现在已经快三点了。

“没关系，我还是等他。”等他。想到这两个字，高家晔不免想嘲笑自己了，她似乎一直在等他……等他，似乎成为习惯了，就连交往以后的现在也没有改变。说到交往，也许也只是她单方面的认为罢了。

高家晔搭电梯下楼，来到三十五楼的第一会议室门口，她看了一眼那

扇高耸如天的大门。

她就站在那儿，在那儿站了接近三个小时，直到快六点，那扇门终于开放。

一群主管陆续离开了，在最后，她终于等到他。

有将近半个月不见，闻人胤……他显然过得很好，看不出有丝毫改变。而她呢？看样子是斯人独憔悴。高家晔从心底浮起一抹自嘲。

“我有话跟你说。”她对上一双冰冷的蓝眸，语气不由自主的也冷了起来。难道他不认为无论他有任何决定，都应该让她知道？

闻人胤看着她，不觉地微眯起眼，她为什么瘦了，苍白了？

“我也有事情找你，一起晚餐？”

一起晚餐……这一顿晚餐她等得可真久，而他呢，似乎一句话也不打算交代的样子。

“走吧。”闻人胤绕过她先走。

她直觉，这几日以来的不安和忧心……恐怕不是杞人忧天了。

高家晔昂起下巴，渐渐冷静下来。从原佳妍那里回来后，她就有心里准备了。

闻人胤订了包厢，席中，谁也没有开口，直到餐盘全撤走，不再有服务生进来打扰。

高家晔正要开口，闻人胤却先把一直放在一旁的精致绒盒推到她面前，“这是给你的。”

“什么东西？”高家晔狐疑地看他一眼，在他的眼神示意下，她才拿起来打开看，“钻石？”

一套光耀璀璨的蓝宝石首饰，包括项链、耳环、手炼和戒指，她不懂珠宝，却也看得出来这一套价值不菲……但他是什么意思？

闻人胤一直瞅着她，在她的脸上，他看不见欣喜之色，他从来就不怀疑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们到此为止。”他开口，然后等着她的反应。

虽然她多少应该已经猜到，但总免不了还是会宣泄些情绪，他等着她，等着她的错愕、慌乱，等着她的震惊、斥骂，他交叠起十指等着看。

钻石尽管有夺目的光芒，高家晔看到的，却是它的冰冷，就如他的一颗坚硬冰冷的心，而她打不破那层冰冷。

一切都不需要再多说了，即使她本来还有很多疑问，不过如今……不需要再多说了。

如果他期待高家晔会有任何激烈的反应，那他注定该失望。她从绒盒里取走一枚单颗的蓝宝石戒指，其它的，她放回桌上。

她抬眼看着他，声调淡然，“如你所愿。”

她站起来。

是的，都如他所愿。但闻人胤却没有半丝高兴和得意。

他的眸底匆匆晃过一丝诧异，是因为她的反应不如他所预期，他知道，但是……不止是这样的，似乎还有什么……他的情绪莫名的浮躁起来。

当她打开门，他突然想起她说有话要告诉他，仿佛找到了绝佳的借口，他正要叫住她的冲动已经到喉咙口，高家晔突然回头。

两人的目光相交，一双深蓝色的眼眸深沉地浮出某种不自觉的期待，而她的眼神、甚至语气都是冷淡的，“我忘了告诉你，我怀孕了，因为你是

孩子的父亲，我想应该告诉你一声。”

高家晔连耽搁一刻多看一眼他的反应都没有，她仅是把事情交代完，掉头就离开了。

闻人胤像是被人一头拨下冷水！他怔住了！

她怀孕了？怀孕……他愣了好久，当回神以后猛然抬起头，但门口，早已经不见她的身影。

他是否听错了……她居然告诉他——她怀孕了！

脑海中很快掠过的，是一张孤寂害怕的青稚脸孔，他的童年……

闻人胤很快的起身。

高家晔没有回来。

闻人胤在她的工作室兼住所等了整整一夜，连眼睛都未合上。

他紧紧地皱起眉头，怀疑她是否有意折磨他？

她总不可能认为他会不闻不问吧？一个他的孩子……

“可恶的女人！”她一定是故意的！闻人胤从来不曾这样咬牙切齿过。

一直到凌晨六点多，高家晔才从外头徐缓踱进来。

闻人胤没有马上出声，他深沉的目光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直到所看到的她，渐渐地抚平他焦虑了一整夜的心情以后，他才让她知道他的存在。

“你还知道回来？”

高家晔猛然抬起头，眼光瞪向那个坐在她的位置上的男人。

“你为什么在这里？”她忘了，她曾经把这里的钥匙给他，她忘了收回来。

“你去哪里？”一双深蓝的眸子，不由自主瞅住她的腹部。

紧随着他的视线，她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了。

“喝酒、唱歌、跳舞……关你什么事！”她睨他一眼，“你来这里做什么？收房租？”她冷讽。

她其实只是到原佳妍那里过了一夜，现在的她做任何事，都会先考虑到胎儿，这当然是他不会知道的。

他没发觉自己正攥紧眉，瞅着她仍旧平坦的腹部，半晌，他低哑的开口问道：“几个月了？”

高家晔本来不想回答，但在那一双深沉的目光胁迫下，她想他是有权利知道，于是开口，“快两个月。”

闻人胤想了一下，“是第一次有的？”

现在他才想到，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想过要避孕，真是奇怪。

高家晔不自在的双臂环胸睨他，“你来问这个？”

闻人胤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徐缓的开口，“你什么时候去把孩子拿掉？”

高家晔僵住，她不敢相信的眯眼瞅住他，彷彿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你找我，为的是问这个？问我什么时候去拿掉孩子？”

闻人胤仅是凝睇她，他没有承认，却也没有否认。

他是默认了！高家晔紧紧地握起拳头，一股无可压抑的痛心伴随着愤怒席卷而来，“出去，你出去！”

她拉起他，气愤的把他往门口推。

“高家晔！”闻人胤抓住她乱挥的手臂。

她瞪视他，再一次为了确定而问道：“你希望我拿掉孩子？”

“你总不会傻到想生下来吧？”他皱起眉头。

“为什么不！”她就是傻，她傻到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而他，冷血得想谋杀自己的孩子！

“你别蠢了可以吗？那种没有感情的孩子！”更贴切的说法，是没有爱情，而他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爱这种东西。

高家晔的心还是狠狠地被扎了一下！那种没有感情的孩子……她蓦然之间心灰意冷，他无情的话真的刺伤她了。她的爱情结晶在他眼中那么不值……没有感情……他对她珍视的宝贝说“那种孩子”

她突然觉得整个人好疲惫。

她缓缓地抬起眼睑，经过他的无情言语，她的眼神已从绝望转为冰冷。

“你不要这个孩子，你表达得够明白了，我懂了。从现在起，这个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你可以走了。”

她还是感谢，感谢他给了她一段曾经，她起码拥有过一段美丽的回忆。

闻人胤不可思议地说：“你还是要生？”

“这件事已经跟你完全无关了。”心神俱疲，她从来没有想到她也有体会这种感觉的时刻。

他紧紧地攒起眉头，“你知道你这是在意气用事吗？”

她转头，直望进一双深海一般蓝的眸里。

奇怪，她居然也可以如此平静、冷静的面对那一双从来只会让她心悸的眼神了。

她扬起嘴角笑道：“我很认真。”

那抹笑意，竟让闻人胤的心脏莫名刺痛！他怔忡了一会儿，取而代之的是焦躁的心情。

“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他紧紧握疼了她的手臂。

高家晔冷漠地甩开他，“没其它事的话，请出去。”

他索性用两手抓住她，让她必须面对他，有些事她必须知道。“你无法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为什么还要生下他！”他不懂，不懂她为什么这样固执，为什么不肯听他的？他不希望世界上多一个不幸福的孩子，她为什么不懂？

她迎向那双闪着凶光、沉郁的蓝眸，从那双急躁痛楚的眼神之中，蓦然之间她明白他为什么要她拿掉孩子了……她的心有一丝宽松，却也更加心痛，她心痛他居然如此不信任她。

“要给我的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有什么难事，必要的话，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圆满家庭’。”一寸相思一寸灰，他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今天伤她有多深。

她受的伤，在于他对她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她很难过。

闻人胤全身僵硬，打从心底升起一股冰冷！

是那个外国男人……

“如果你要这么做，那就随你。”他尖锐而冷僻的丢下话，就转身离开了。

结束了，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高家晔发觉视线模糊了，她很快伸手抹掉眼中的湿气。

闻人胤，她不会再追他了，如果他选择冰冻自己的心，那她也随他吧，他伤她太深了，他要为此受一点惩罚。

她去浴室洗了把脸，出来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开始处理工作。
为了她的孩子，接下来，她将有很多事情必须做。

似乎每个上三十六楼来的主管都开始变得心惊胆战了。

原因无他，最近他们的老板异常冰冷，脾气……虽然谈不上火爆，不过光是被他削到一句，就够让人冷汗直流了。

闻人胤紧紧蹙起眉心，今天早上还碰到高家晔，她还是会和他打招呼，但是没多久他就发觉她变了，她的眼神不再锐利，看着他时也没有了光芒，那张美艳的脸不可思议的平静而淡漠，好象两人不曾有过一段感情、一段争执……她居然可以很轻易的完全把他当做“平常人”。

相反的，他却开始焦躁起来。

为什么他会觉得好象失落了什么？一股怅然的感觉令闻人胤深觉恼怒又无法轻易释怀。

她在想什么？她真的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她真的要嫁给那个男人？

闻人胤咬牙，想她做什么？都跟他无关了，还想这些做什么！

相对的，都已经下班了，他还不回去，留在这里做什么？意识到这一点，闻人胤马上恼火的起身，拿着公事箱，关掉电灯离开办公室。

电梯一升上来，门一打开，突然有个莽撞的女人冲出来撞上他。

“小心！”等到闻人胤想到，他已经伸手拉了她一把，并且紧紧地把她拥住。

高家晔险些跌倒，出于保护胎儿的意识，她也在慌乱之中抓着他的衣服稳住自己。

“谢谢。”她松一口气，这才放开他。

闻人胤早已经眉头深锁，“跌跌撞撞，你何不索性去拿掉？”

高家晔白他一眼，才想说什么，抬起头，马上捂住嘴，脸色苍白地一手又抓着他的衣服。

“你怎么了？”闻人胤狐疑地眯眼问道。

高家晔摇头，放开他，很快跑回工作室。

闻人胤回头去看，不由自主地想跟过去，一举步，他马上阻止自己。

“自找苦吃。”他咬牙，握住拳头进入电梯里。

高家晔跑进浴室去把刚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怀孕以来，这是常有的事了，一吃到不对味的东西就反胃得厉害。

她走出浴室，眼睛自动地往门口瞟去，当她发觉自己这下意识的搜寻动作，马上把视线调回来！

傻瓜，她怎能期待他这么早就……真是傻得可以！

高家晔摇摇头，心里想到，苏真应该快回来了吧？

苏真经常往返美国，高家晔却始终不曾见过她那位神秘男友。

在她跟闻人胤分手多天后，苏真从美国回来了。

“为什么不曾见过他来台湾看你？”这一次，高家晔终于问。

“这个呀……秘密。”苏真转着眼珠子，瞅着天花板。

“那你就保密吧。”高家晔耸耸肩，回头继续整理资料。

苏真噘起红唇，“其实不是啦……因为人家还没接受我嘛，怎么可能为了我来台湾。”

高家晔愣住了，“你是说你……”

“对啦！是我在追他啦。”苏真泄气地说，但她却不认为她追人家会丢脸，比较没面子的也只有还没“追到手”，说出来挺丢人而已。

“原来是这样。”高家晔这一下总算明白对方之所以神秘的原因了。

“家晔，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跟胤怎么样了啊？”苏真赶紧转移话题。她出国之前，这一对正打得火热，她有一半也是因为“看不下去”，才飞美国去找“男友”。

“分了。”高家晔变得一脸漠然。

“又吵架啦？”苏真笑吟吟地取笑道，没发现气氛已经不对，直到高家晔投说话，一张脸冷得紧，她才惊觉。顿时，笑容自她的嘴角褪去，她吃惊地瞪大眼睛，“你们真的分手了？”

“对，我们分手了。”高家晔看她一眼，很快的边整理工作边对她开口，“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怎么会呢？好好的……怎么说分手就分手……”苏真还歪着头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

“苏真，谈正事。”高家晔敲一敲桌面。

“家晔……”到底怎么会分手，她还没问清楚，高家晔又投来一记炸弹。

“我想把工作室交给小枫，她的工作能力没有问题，如果你也觉得可以，我准备告诉她了。”这几天她一直忙着处理身边的工作，连幻景山庄的案子，她也让小枫参与了大部分，她准备把后续工作完全交给小枫，昨天她也找杨董事长谈过了，对方也说他只看成果，那就没问题了。

苏真惊讶地愣了好一会儿。

“那……你呢？”

“她要跟我回美国去。”门口，JASON 大大方方地走进来，他走向高家晔，“甜心，我来接你了。”

“JASON，我不是叫你别来了吗？”高家晔翻起白眼，这家伙怎么这样不死心。

“家晔……他是谁？”苏真睁大眼睛，一个又高又帅的外国男人耶，更稀奇的是他说中文呢。

“你好，我是家晔的未婚夫。”JASON 主动打招呼，一边搂着高家晔的肩膀。

“未婚夫？”

“别听他胡说，他只是我以前的老板。”兼未来的。高家晔决定到美国工作，但她已经跟 JASON 说好，她是不会跟他交往的，她甚至为了让他死心，坦白告诉他她怀孕了。

“宝贝，我这么乐意当你孩子的父亲，你还忍心拒我于千里之外？”JASON 俯身亲吻她的脸颊。

“孩子？家晔，你怀孕了？”苏真不顾形象地张大了嘴巴。

高家晔一把推开 JASON 不停凑过来的头，同时把她肩膀上那只色手拍掉。

她向他瞪起白眼，“你为什么每次一出现，总要把事情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家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你的未婚夫，又说要当孩子的父亲，这……你跟他……”苏真慌张的来回望向这两人，猜想高家晔和闻人胤分手

是否因为有第三者？可看样子又好象不是。

“他说的话能听，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高家晔又警告地往 JASON 瞪一眼，他居然还想靠过来。

“你可真懂得伤我的心。” JASON 摆出一脸受伤的模样。

高家晔身体一阵僵硬，JASON 一句话，两人仿佛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他，她感同身受，不由得同情起来。

“对不起，JASON。”她垂下视线。

JASON 瞬间敛起一张笑脸，他眯起一双碧眼，眼神似能将她的心思穿视，一记冷然危险的光芒自碧波之中闪过。

“甜心，你不适合说对不起，而且要道歉的也应该是那家伙。” JASON 温柔地说，神色里却显得若有所思。

“家晔，是胤欺负你了？”苏真瞪起一双美眸，马上生气的站了起来，“我刚才看到他在办公室，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苏真！”高家晔拉住她，“这是我跟他的事，你别管了。”

“可是我不能眼看他欺负你啊！”苏真满心满脸的愧疚，她终于说：“是我……是我拖你下水的，我其实早就知道你是胤的学姊，我也知道你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我……我为了胤利用你，我不可以不管。”

“果然。”高家晔一点也没有意外的神色。

“你早就知道了？”苏真讶然。

“只是怀疑过。你从谁的口中知道的？”

“呃……我可不可以别说？”说出来，她会被口水淹死的。

“随便你。”高家晔其实也没有多大兴致知道了。“我跟他的事，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自己选择的路，还不至于要你来负责。”

“可是家晔——”

“好了，到此为止，总之我跟他现在是……到此为止了。”高家晔抬起眼脸，“JASON 呢？”

苏真也回头去看，“咦，人怎么不见了？”

高家晔突然有不好的预感。

她才站起来，麻烦果然就来了。

“家晔！不好了，你快来，他们打架了！”方洁蕙在外头喊道。

高家晔很快的跑出去，苏真也跟在后头。

在闻人胤的办公室内，两个年龄加起来都有六十多岁的大男人扭打成一团，还在那儿互相叫嚣！

“你敢欺负我的宝贝，我非打死你不可！”JASON 扯着对手的衣服，一个拳头又过去。

“别笑死人了，不过是一个女人！”闻人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非但还击，还外加利息。

高家晔看到这样的情况，火气一把把升腾。

“JASON，你住手！”她气愤的走过去。

两个男人并没有因为她的介入就停手，反而出现一副非拚出个你死我活的局面来。

“除非他跟你道歉，否则我不饶过他！”JASON 更狠命的出手。

“就凭这两下，你要不要脸？”闻人胤并没有发现自己也像乘机发泄情绪似的，手动也丝毫不客气。

口说无效，眼看高家晔要插手，这教苏真着急地道：“家晔，你别过去，小心孩子啊！”

她这一喊，倒让盛气中理性尽失的两人恢复了理智，两人都住了手，没多久就停下来了。

真像奇迹似的，苏真张大了嘴巴。

“甜心，你没事吧？”JASON 首先紧张的把高家晔看一遍，看她安然无恙，这才安心。

闻人胤仅是冷冷地睇视，一句话都没说。

看这两人都挂了彩，高家晔瞥一眼闻人胤，马上把视线调转。

“JASON，是你先动手？”高家晔质问，她不用想都知道。

“家晔，你不公平，看看我，这家伙揍我好几拳！”JASON 指着处处伤口，不是他小觑了对手，实在是他向来打遍天下无敌手，才会一时轻敌了。他如果仔细想，就会知道高家晔看上的男人，绝对不会是一只病猫。

“JASON，你做这种事情，教我怎么跟你回美国？”高家晔皱起眉头。

一双蓝眼瞬地一眯，一道深郁危光猝闪而过，那眼神转冷，神色更冷。

“甜心，你可别改变主意了！”JASON 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你别生气。”他一阵紧张。

高家晔却认为还是应该重新考虑，她希望的关系，仅止于老板和伙计，但 JASON 这样为她打抱不平，实在很令她为难。她绝对不希望伤害到 JASON。

“够了吗？”一句冰冷的讥诮插进来。

高家晔转过头，看见的是一张冷酷无情的脸，接下来听到的话，足够她记一辈子。

“你想结婚就去结，想拿掉孩子也是你的事，如果想要我补偿你，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找个情夫来闹，多难看？”

“胤！你太过分了！”苏真气愤地推了他一把，可惜力气实在有限，人家依然不动如山。

“你这家伙真的很久揍！”JASON 一拳又击向闻人胤。

高家晔一闪，连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动作能这样快。

而 JASON 的拳头正好落在高家晔偏过来的左脸颊！

都是一瞬间的事，谁也料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像慢动作般，高家晔缓缓往后倒下去。

“家晔！”苏真一脸惊惶。

JASON 更是一脸惨白，拳头还不敢置信地停在半空中，“家晔……”

闻人胤全身僵直地愣住了，他眼看她的嘴角流着血，人已经晕过去，他却动弹不得。

一股从未有过的罪恶感缓缓升腾。

他说了什么了？

“你们干什么？再看，我叫护士全赶出去！”忍着脸颊和嘴巴的疼痛，高家晔狠狠地瞪苏真和 JASON。

就算她现在像怪物，也有谢绝参观的权利。

“可是，真的很……”苏真忍住笑意，不敢把“像钟楼怪人”几个字说出来。还好人没什么事，更重要的是胎儿平安，他们这会儿才有心情逗乐子。

“甜心，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负责到底，我发誓爱你的心不变。”

JASON 一双魔手又伸往病床。

高家晔手一拍，眉头又皱起来，随便一动，连头都痛了。

“苏真，把他赶出去。”她咬牙切齿地说。

“家晔，你别激动，医生才交代你要好好静养。”JASON 紧张的安抚她，丝毫不检讨谁才是始作俑者。

“家晔，胤……他在外面耶。”不管怎么说，苏真还是把闻人胤视为兄长的。

“那家伙不准让他进来！”JASON 第一个不让步。

高家晔白他一眼，“你还敢说话？”

“甜心，这件事怎么能算在我头上，是那家伙说了太过分的话！而且，你也不应该还护着他。”

“我不是护着他，是不希望欠你一份人情。”高家晔皱起眉头，“苏真，叫他进来，我有话跟他说，你们先走吧。”

“家晔！”JASON 不认为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

她看他一眼，“JASON，麻烦你订机票，我想下个礼拜回去工作。”

JASON 马上亮了眼，“没问题！”

“家晔，你这么快要走？”

她看向苏真，“工作的事我大部分都交给小枫了，你不用担心。”

“我才不管工作，我是——”

“苏真，你叫他进来吧。”高家晔不想说太多话，伤口实在很痛。

苏真只好点点头，她过去拉开门唤人，JASON 还瞪了闻人胤一眼，才甘心离开。

苏真帮他们把门关上了。

闻人胤走到床沿，一双沉郁的蓝眼无言地凝视她。

高家晔勉强牵起一丝笑，“你不要会错意，我不是为了你才挨这一拳，我只是不想欠 JASON 一份人情。”

“痛吗？”他瞅着她肿胀的脸颊，眉头紧紧地蹙起。

她敛起神色，“不要紧……也许你会觉得很遗憾，我的孩子很安全。”

她是故意的，故意刺激他，因为他又伤了她。

闻人胤一句话也没有说，即使是瞅着她的眼神，也没有因为她的嘲讽而改变丝毫。

“你要跟他回美国？”他已经知道，JASON 的身分地位都不低，而且，他显然也很爱她，她会做这样的选择并没有错。

高家晔狐疑地看他一眼，他的脸上有血，是刚才和 JASON 打架的结果，她转开眼，“不错，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会再有人去你的办公室闹了。”

闻人胤凝望着她，深蓝的眼眸沉郁下来，“你……要和他结婚吗？”

高家晔突然把视线对上他的，在她的眼里，那双蓝眸依然沉冷，没有太多改变。她果然不该期待。

“也许。”她心里很清楚她不可能嫁给 JASON，但她也没必要对他坦白，他一点都不懂她。

“你休息吧。”闻人胤很快的转身离开病房。

高家晔注视他的身影消失，当门合起的那一刹那，空气仿佛一下子冰冷了许多，整个病房也成为一片无声的死寂。

高家晔终于哭了。

高家晔走了，闻人胤知道她搭今天早上的班机。

当她终于离去，不再在他身边，他再也不会再在长廊、在电梯、在门口、甚至在餐厅碰见她时，他才知道，他才终于知道，他失落的是什么。

她离开这片土地，同时也把他的心带走了，他失落的，是一颗已经装满了她的心。

在医院那天，他就知道他其实错了，他早已经爱她到不可自拔，但太迟了，他伤得她太深了，她绝不会原谅他；同时，他依然不敢保证他能够永远爱她，也许哪天他对她的这份不可自拔的爱突然消失了呢？

他不能给她永远的承诺，所以，就让她属于别人吧，让她属于一个爱她的人。

这样就好了，就够了……

“这是家晔叫我拿给你的，她一直珍藏在抽屉里，现在她叫我来还给你。”苏真在高家晔离开一个月后，把一张保存得很好的照片拿给闻人胤。

他拿过……照片上的人是他！

他突然想起原佳妍说过的话……对了、对了，我还有个同学去年底到美国玩，在家晔那儿住了两晚，她说家晔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你的照片呢！那张照片就是学长高毕的时候，我们拍给她的，没想到她还留到现在。学长看过那张照片没有？

是这张，原来她真的留到现在。现在还给他，是说她对他已经完全死心了？

他这时候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

一个月后，隼鹰集团传出总裁由现任副总裁接任的消息。

闻人胤呢？有人说他出国去了，也有人说他到山上去隐居了。总之，隼鹰集团这个老板，不管事了。

问苏真闻人胤的下落，她也说不知道。

还好闻人胤有帮她找了人管理父亲留下来的那间食品公司，也既然如此，他去了哪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闻人胤，似乎失踪了。

第九章

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光景，千留不住。

“家晔的孩子几岁了？”蒋家竣的母亲坐在庭院，声音穿过一排矮丛传到隔壁高家。

“都四岁了。”提起她的外孙女，朱嫚就满脸笑容。

“怎么不叫家晔回国来住，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国外工作，多不方便。”蒋妈妈摇摇扇子，七月晚风，挺热的。

“也还好，我看她已经习惯了。”朱嫚是不会去勉强女儿的。

“其实都是借口，就是好久没看到那小娃儿了，真是想念的。不知道宝宝长得多大了？一定又更漂亮了吧，都快一年没见了。”蒋妈妈探了下头过去看看邻居。

“是啊……”提起来，朱嫚也不无遗憾了，那个小女孩，长得像极了家晔，只是那一双深蓝的眼睛……每每看着那双酷似那青年的眼睛，朱嫚的眼中总是忍不住湿濡，家晔从来不掉泪，这让她这做母亲的更为鼻酸，有哪一个做母亲的，忍心看自己的女儿做个未婚妈妈。

“家晔也好久没回来了，有没有跟你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倒没说，不过我想应该快了吧。”

“告诉她回来时打个电话，我好叫大竣去接她。”

“说到大竣，他还不准备给你讨房媳妇啊？”

“唉，咱们俩，一样命苦啊。”

“算了，我才不为他们操心。”朱嫚摆摆手。子女呢，由命非由她。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

午后雨点多，刚下周一阵雨，难得的天气放晴了，同时有两班飞机先后抵达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提领行李的旅客因此更加拥挤。

“哎唷！”

一声清脆的惨叫声，从一个趴倒的小女孩口中逸出。

闻人胤低首俯视，绑着马尾辫的小头颅刚好抵在他的鞋前。

“摔疼了吗？”他蹲下来，一把扶起趴在地上的小娃儿。

小女孩本来一身白亮的小洋装，这会儿已经脏了，小头颅正低垂着在看自己的新洋装，然后，她伸手自己拍灰尘。

“一点点痛，不要紧。”小小而讨喜的稚音却有一丝大人气概。

他不禁多看了她一眼，她颈上戴的……

闻人胤讶然的发现，小女孩颈上戴着用银链子穿起来的……正是那时高家晔拿走的戒指！

“还好，拍干净了。”小孩欣喜地抬起头来，展开笑靥。

闻人胤已经屏住气息，发现小女孩有一双和他一模一样的蓝眼睛！

这张小脸蛋，像极了高家晔……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濡了。

他可以肯定，这个小女孩是他的……

小女孩望着他，天真的笑颜转为迷惘，“叔叔，你怎么了？”

叔叔……闻人胤的眼光沉了下来，低下的目光正好接触到那枚蓝宝石戒指。“这戒指……你的？”

小女孩也低头去看，发现她的重要宝贝跑出衣服来了。

“嗯，妈咪说不可以弄掉它。”她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收进衣领里。

他惊异地看着小女孩的动作如此小心，心底有莫名的悸动和疑问。

“你叫什么名字？”闻人胤紧紧凝视这张小脸儿，声音已经不稳。

小女孩扬起笑容，“我叫——”

“宝宝！宝宝！”

“是妈咪。”小女孩回头，穿过人群，然后奔入一位长发飘逸、艳光四射的美女怀里。

小女孩被一双温柔的手宠爱地抱了起来，同时被轻斥，“宝宝，妈咪说过不可以乱跑的吧？”

“妈咪……”小女孩随即搂着母亲的颈项撒娇，还猛往她的脸颊送口水，“妈咪，我跌倒了，一个好心的叔叔扶我起来哦。”

“那宝宝有没有道谢？”她亲了女儿一下，人潮拥挤，她还没看到自己的行李，身边的女儿先给她跑个无影无踪，她差点吓坏了。

“啊！对哦……”小女孩突然想起来似的，她转头去看，还好那个高大好看的叔叔还在那儿，她很快挥手，“叔叔，谢谢你！”

高家晔笑着抬起一双明亮的眼睛，当她的视线接触到一双熟悉的深监眼眸时，她的笑容僵住了。

闻人胤凝望着她，从刚才她抱起孩子起，那一幕……亲子间的温馨场面，他没有丝毫遗漏。

内心一股莫大的感动同时向他翻卷而来。

“好久不见。”他走过来，嗓音嘎哑而干涩，焦距始终舍不得离开她。

高家晔怔着，直望着他愈来愈接近……真的是他！她的心陡地狂跳。

“妈咪，你认识叔叔啊？”宝宝好奇地来回看向两个大人。

高家晔听见女儿的声音，她僵了一下，转眼看着女儿，那一声“叔叔”，居然莫名地酸进她的心底。

“他是妈咪以前的朋友。”女儿不知道，她一直吵着要的父亲就站在她的面前。

朋友……蓝眸添入一抹复杂难办的神色，一张英伟的脸庞终于很难自制的掠过一抹神伤。几年以来，一张明亮美艳的容颜始终存在他心底深处，他从来不曾忘过她。

“这孩子是……你的女儿？”他怎么能问，怎么敢向她确认，这可爱的小女孩是否就是当年他要她拿掉的胎儿？虽然答案很明确，但他很想听她亲口承认，他却没有勇气开口。

这几年，他似乎胆怯了许多。闻人胤不禁自嘲暗想。

高家晔抱着她的宝贝，一只小手正环抱着她的颈项，她其实已经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想问什么。

“是的，她是。”是他的孩子，是他没有勇气要的孩子，而现在，是她一个人的孩子。

闻人胤看着她，她依然明亮美艳，眼光依然炯亮，多的是一抹升为母亲的光辉，她……似乎温柔了许多。相对的，他自惭形秽……一抹痛楚和激动自他的眼底隐没，她承认了……是他的孩子！他几乎无法承受席卷上来的巨大的情绪波动。

“叔叔，我是妈咪的宝贝哦。”宝宝笑吟吟地说着天真而得意的童话。

闻人胤瞅凝着她，勉强的牵起嘴角响应，“我相信。”

他瘖哑的嗓音充满真诚和感情。

高家晔内心一悸，缓缓转眼正视他。

他变了，变得不是外表，是神态，她居然在那双深蓝的眼睛里看见温暖？还有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

多年来已经平静的心湖，不知不觉又起了波纹，她匆匆垂下眼睑，不敢再研究他的改变。

“我……该去拿行李了。”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瞬间，光是注视他匆匆一眼，她居然也莫名的脸红起来。

“我帮你。”既然天愿作巧，让他碰上了，他无法就这么和她……还有他

们的孩子分开，即使是一点点短暂的时间，他都珍惜。“你带着孩子拿行李不方便——你……一个人回来？”他突然想到，眼光不由自主的四下搜寻……并没有那个人的影子。

高家晔怔了一下，思绪还得掠过这几年两人的空白，接回最后一次见面，她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原来，他以为她嫁给 JASON 了……那他呢？他这几年在哪里过的？如何了？是否有一人让他相信爱情的存在了？

对于内心不停浮出的问号，高家晔对自己产生气恼。

“妈咪，叔叔要帮我们拿行李。”宝宝看母亲没有反应，小手便开始摇她。

高家晔抬起眼睑，“不用了。”她冷淡的拒绝以后，才突然想起这会给小孩不良的影响，只好把语气弄得婉转一些，“我是说……不用麻烦你了，反正人也少了。宝宝，谢谢叔叔的好意，跟叔叔说再见。”

“哦……谢谢叔叔，叔叔再见。”小女孩看起来不太情愿，一双蓝瞳紧盯着闻人胤，不舍得移开视线。小小的年纪，喜欢与不喜欢全表现在脸上。

闻人胤明显感觉得到高家晔刻意隔开的距离，浓浓的失望围绕他心头，深深的自责也只有自尝。是他放手的，即使如今面对的是浓烈的亲情血缘，他也已经毫无资格要求她，让他多看一眼。

他甚至伸不出手，摸她一下。

“再见。”我的女儿！

高家晔抱着孩子转身去拿行李了，她几乎没有再看他一眼。

小女孩突然想到什么，她回头挥挥手说：“叔叔，我叫高丝滢，再见。”

高丝滢……多好听的名字……他们的女儿——

闻人胤突然僵住，他的孩子姓……高？她跟着高家晔姓……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天啊……胤？”苏真一副像撞见鬼了的表情，直瞪着打开玻璃门走进来的冷峻男子。“我有事问你。”闻人胤不理睬她还处在惊讶之中，一把拉着她的手臂拖进里面的办公室。

门一关，苏真马上喋喋不休地先质问起来，“你这几年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都不跟我联络？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

“苏真，你住口！”闻人胤攒起眉头，“我要问你家晔的事。”

苏真本来还没打算歇口，她还有好多话要问呢，但是一听到他提起高家晔，她愣了一下，狐疑地看他。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家晔？你是为了家晔才来找我？”她瞅着他。

“你告诉我，她现在过得怎么样？”闻人胤紧盯着她。

苏真瞪大了眼睛，张口咋舌，“这一辈子还没看过你这么紧张谁呢！几年不见，你快把我吓死了。”她还故意拍拍胸口。

闻人胤凶恶地瞪她一眼，“还不快说！”

“那么凶。”苏真皱起俏鼻，又是一副无辜可怜的模样，“家晔她好不好，你为什么直接问她，要美国的电话我也可以给你啊。”

“我见过她了。”

苏真诧异地看着他，“你去美国找她？”

“刚才在机场遇到。”闻人胤狐疑地睇视她，“你不知道她回来？”

苏真摇摇头，“她没说啊——啊！那你有没有见到宝宝？她是你的女儿”

耶！”

“见到了。”他沉重地说道。

“她很可爱对不对？家晔把她教得好好哦，真了不起，一个女人要把孩子带大还是很辛苦的。”苏真顾着想，她要赶快去看她可爱的宝宝，已经没心思其它。

“你说她一个人带孩子？”闻人胤紧紧抓住苏真的手臂。

“好痛！”苏真马上呻吟，“胤，你干什么啦？你都弄疼人家了还不快放手！”

闻人胤松手，又紧追着问道：“她为什么是一个人？那家伙呢？那个家伙不是很爱她！”

他是为什么，为什么退让的……这么多年一直忍着不去找她……

“哪个家伙？”苏真偏着头，一脸狐疑。

闻人胤怔住了，看苏真压根儿想不起的模样，他危险地眯起眼，“她……难道她没有结婚？”所以孩子跟着她姓？

“你指家晔？”苏真更加狐疑地瞅他，“谁跟你说家晔结婚了？……哦，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家伙是指家晔的老板，那个 JASON 啊？”

“他们……没有结婚？”闻人胤几乎屏息。

“当然没有啊，那是 JASON 一相情愿，他是很热烈在追求家晔没有错啦，可是家晔，你也知道的，她从以前就只爱你一个人啊，她那么死心眼的人，怎么可能和一个她不爱的人结婚。”苏真实在搞不懂这胤在想什么，怎么会认为家晔会嫁给 JASON 呢？

大家都知道高家晔就只爱闻人胤的嘛。

“她为什么要骗我……”张张照片……他明白了，他明白了！

她把照片还给他，不是她对他已经完全死心，而是期待，期待他能了解她那么多年来的一片真心。

原来她一直在等他，等他自己明白，等他把照片亲自交到她的手上，亲手还给她！

他终于明白了！

蓦地，闻人胤转身跑出办公室，跑出婚纱店。

“胤？喂！你还别走呀——”苏真追着出去时，已不见闻人胤身影，她皱起眉头，“他这一走，不会又是四、五年吧？”

叮咚叮咚叮咚——

是谁门铃按得这么急啊？催魂似的！

“妈，有人按门铃！”高家晔在楼上喊道，心想母亲在家应该不会听不到门铃声……那一定是带宝宝到隔壁去了。

她于是匆匆套上衣服，穿了一件短裤跑下楼，一头刚洗好的秀发还湿乱着，来不及梳理。

她拉开刚换过的大铁门，“谁——”看清楚站在夜幕中的人后，她的动作就迟缓了，随之而来的是狂猛的心跳。“是你。”

把她家的门铃按得跟催魂般的人居然是闻人胤！

“我可以进去吗？”看着她刚沐浴后的清爽模样，他不禁眯细了眼。

高家晔愣了一下，用手率性而随意地爬梳湿乱的头发。她必须有某个动作让她的脑袋有时间思考。

他突然来到她家，着实令她想不透原因……是为了宝宝？

“有事？”她狐疑地审视他。

“对。”他瞅着她，毫不迟疑的回答。

高家晔反倒被他这俐落简洁的答案给搞得更加迷惑，但他看得出来有接续下文的意思……他是要进屋里去谈？

事实上，闻人胤还想不到要怎么开口，他还在想。

高家晔考虑了一下，还是退一步让他进入庭院。闻人胤踏进来，她又想了一下，还是把门先关上。

等她转身，他人已经先进了客厅。

“这家伙这么主动？”高家晔皱起眉头。他或许只是来看看宝宝吧？

她走进客厅，闻人胤正四下在看。

“找宝宝？我妈带她到隔壁去了。”高家晔始终带着疑惑的眼神瞅他，她也不热心让他们父女俩见面，所以还站着，没打算去把孩子带回来。

“那正好。”

“正好？”她又不懂他的话了，怎么听他的口气，他似乎不是来看宝宝的？

“我们可以单独谈一谈。”他转身，视线刚好落在她脸上。

“谈什么？”他来找她的，不是宝宝？

他走近她，在她的面前站定，“你明明没有嫁给那家伙，为什么骗我？”高家晔楞住，心里开始一阵莫名的狂跳。

“我有说我一定会嫁给他吗？就算有，我没有嫁那也是我的事……我骗你又怎样？”那么多年的事，他翻出来做什么？

反正他都说过不在乎。

他凝视她，“这么说，你是故意气我的？”

高家晔马上脸红，“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对我来说才没那么重要！”

故意气他，那岂不是得承认她在乎他了！在她被他伤了那么深以后，打死她她也不会再承认了！

“你说过你爱我。”他轻淡的点出事实。

高家晔已经老羞成怒，“我是说过！那又怎样？过去式！”

“真的过去了吗？”从她的神色中，他给自己找到希望……闻人胤几乎是松了一口气。

高家晔气恼地别开涨红的脸，“你到底来做什么？”

他缓缓扬起嘴角，“我来找回失落的东西和还一样东西。”

她不甘愿地抬起眼睑，迷惑地睇视他，“什么东西？”不，她不期待了。

“一颗心。”他温柔低哑的嗓音突然变得感性而深情，他深蓝的眼眸紧盯着她。

高家晔沉默了好久好久，而这段时间里，她的视线渐渐迷蒙……眼睛开始灼热起来。

‘你……不会跑那么远，就为了来开我一个玩笑吧？’她平常的自信哪儿去了？它的喉咙紧缩，声音居然颤抖了。

闻人胤拉起她的手，贴近他的胸口，他低语，‘感觉到了吗？这是为你而跳。’

她凝视他，炯亮的眼眸开始掉下成串热泪，眼前一张俊伟的脸模糊了，但她更确切感受到了他的心的跳动。

是吗……他终于响应了她的等待……

‘你最好知道……如果你只是在戏弄我……我会杀了你。’她绝对承受不起再一次的心伤，他必须知道。

他轻轻地拥她进怀里，在她的耳边，他粗嘎地吐出，“我爱你。”

‘你没喝酒吧？’高家晔的语气充满狐疑。

闻人胤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在她的期待里，也仅是让他明白她不变的爱，她就很感动了。

“没有。”他收紧了手臂，把她抱得更紧。

高家晔依偎在他的怀里，却似乎还不太安心。“你刚才说的话，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他捧起她的脸，一双深邃的蓝眼凝望她，“我爱你。你还想听几次？”

她擦掉眼泪，清楚的注视他，“你够清醒吗？你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等了他那么久，万一他一觉醒来不认帐，她怎受得了！

闻人胤不禁皱起眉头，“你当了母亲以后，变得这么啰唆了？”

“我当然得问清楚，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在耍我？”她狐疑而幽怨地瞅睇他。

他看着她，缓缓地对她说：“这几年，我在国外四处游荡，也好几次回台湾，每一次都待不久。”

她睇他，“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这几年，他可知道她一直在等他？本以为是惩罚他，算不到的是，她似乎也罚了自己。

“我只要一回台湾，就会想起你，所以我总是马上又出国……除了美国，我哪里都去了。”他的大掌穿过她湿乱的发丝，他抬起她的脸，亲吻他渴望已久的唇瓣。

高家晔开了下眼，又张开，“为什么要过居无定所的日子？”

环游世界，没什么不好，但一想到他四、五年来一人飘游各国，那种感觉就有说不上来的孤独和凄凉，而她非常不忍也不舍。

他凝望她，嘴角扬起一抹活该的自嘲，“因为，我没想到那么久还忘不了你。”

“你是说……”她望着他，灿亮的眸子漾着作梦般的光芒。

“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爱上你了。”他抚摸她的脸颊，在那里印上无数细吻。

“那……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爱情能永恒，我也不认为在我伤了你以后，你应该原谅我。”他粗嘎地抵着她的唇瓣低语。

“那现在呢？”她凝视他，望进一双深邃的蓝眸。

他扬起嘴角，“这几年，我渐渐明白了，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现在，我有自信，可以给你幸福，爱你永远。”

“你刚才说……有东西要还我？”

闻人胤啾着她，眸光温柔而闪亮，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我带着它来找你了。”

她拿过那张照片看着，他总算……总算明白她的心了！

高家晔的手攀住了他的颈项，她主动的吻上他的唇。

她的人生，有半生岁月都用来爱他、等他。

现在，这一片冰心以对，终于有了美好的结果。

她会用更多、更长的时间来爱他。

门外有两双眼睛直盯着客厅内的两人。

一双眼睛含着泪，但总算是心满意足的笑了。

一双眼睛则是天真而好奇地眨着。

“是叔叔！”高丝滢摇着外婆的手，欣喜地说道。

朱嫚低头看了外孙女一眼，微笑着纠正她，“不是叔叔，你应该要叫爸爸。”

“爸爸？”高丝滢闻言似懂非懂的，一双蓝色圆瞳却也闭起了光辉，“叔叔是爸爸？”

“是啊……”朱嫚终于可以放心了。

不知道叔叔为什么可以变爸爸，但是她显然也有爸爸了！这是高丝滢最高兴的事。

她很快的开门跑进客厅，她也要亲亲！

“爸爸——”

后记

还记得在《全能老公糊涂妻》里，小女子开出一九九九年的书单吗？之后收到了许多来信，多数抱持质疑态度，有人担心夏娃开空头支票；有人问夏娃是否会跳票……谢谢你们的关心，感谢你们这么了解小女子的散漫，但……你们不能对夏娃有点信心吗？小女子今年可是打算改过自新，奋发图强哦。

一个农历年刚过，就有许多人写信来问，夏娃可会写《全能老公糊涂妻》里黑见和那小娃儿成长后的故事？很遗憾，小女子不打算写耶，我是也很喜欢黑儿，对他成年后的模样也很期待，存有很多幻想，不过，今年交代的书已到年底，若对你们允诺了会写，那岂非自找苦吃？还是算了，哈！

至于《替身灰姑娘》里面的任庭洋，这一位呢，小女子着实没想到读者们对她如此有兴趣，小女子可以很肯定的说——不会写她，感谢爱护。

至今还有人问异世界这一系列会否再写？我想今年是不会了。

看着夏娃的书一路行来的读者应该能够知道，小女子许久不曾写古代的故事了，今年我打算往这方面钻研，换换不同的口味，写个几本。

《冰心》一书，你们是否喜欢呢？个人倒是相当喜欢，在男女主角之间的心里刻画、语言表述及行为描写，小女子都花了许多心思，当然，这原本是写一本书该俱备的条件，不值得夸耀，只是希望读者在“翻书”的时候，能够放缓一些步调，“看见”小女子的用心。收到读者仔细阅读过、热情写来的“读书心得”，是小女子最开心的时候，看到与小女子心灵相通的来信，更是教小女子欣喜。

序文及后记向来为小女子所困扰，相信你们也注意到了，夏娃写的序文、后记几乎千篇一律，字数也就是那一些，不多不少，实在是不知道该与你们谈些什么，也许下次可以由你们提供意见，说说想要夏娃写些什么，可好？对这一方园地没兴趣的人呢，那就可以省略了。

